





# 在没有鸟以前。

张羞 诗集

瀑布系列作品

坏蛋继续出版

## THE FALLS SERIES WORKS

An anthology of poems  
“before there were no birds.”



BADEGG CONTINUE PRESS  
visit our website: [www.plus2pounds.com](http://www.plus2pounds.com)

©2021 December by Zhang Xiu  
All Rights Reserved

## 订正

——代诗集序

当我重新坐下，在一把阳台椅子上，已是  
在 2021 年，第三天、09:21，一个上午。缺乏  
热情（这天，我不会再去河边垂钓）  
我坐着。诗！一个被人类（他们发明了自己。  
二、张临在隔壁房间，学习英语）发明的  
无比美妙的概念，我有些忘了：一种简短的写作。  
2020 年，我整年都在写一部长篇。鸬鹚、  
一头停在路上的鹤、尼姑与她的往事诸如此类  
写完后，我感到疲惫、掏空与并没有出现那种焕然  
一新的状况我明白。一九八六年，我在傍晚的阳台上  
等待下雪：一种单对单的关系，且面向  
未来，仿佛那是在写作。我的疑问  
始终只有一个。当我不在那里（任何地方）  
我在这里，而且正好在。10:30，这首诗还差一行



## 目 录 CONTENTS

订正——代诗集序	<i>Correction—Preface to the Collection of Poems</i>	1
坐在阳光下的电脑菩萨	<i>Computer Bodhisattva Sitting in the Sun</i>	
2021年1月9日, 早晨	<i>January 9, 2021, Morning</i>	
同步	<i>Synchronize</i>	
世界上最快的50位吉他手	<i>The 50 Fastest Guitarists in the World</i>	
在没有去河边垂钓的一天	<i>On a Day Without Going Fishing</i>	5
更多	<i>More</i>	
标题	<i>Title</i>	
妹妹	<i>Younger Sister</i>	
贝克特	<i>Beckett</i>	10
修墙	<i>Repair the Wall</i>	
形状, 一朵移动的云	<i>Shape, a Moving Cloud</i>	
无悔追踪	<i>No Regrets Tracking</i>	14
银杏	<i>Ginkgo</i>	
徽宗的上午	<i>Huizong's Morning</i>	16

星星一	<i>Star One</i>	17
出淤泥	<i>Out of Silt</i>	
二月好雨	<i>Good Rain in February</i>	20
云 :4x6	<i>Cloud</i>	
去动物园附近闲逛:	4x8 <i>Wander around the Zoo</i>	
方格鸟行	<i>Checkered Bird Row</i>	25
鸽子在树杈间跳来跳	<i>Pigeons hop between the branches of the tree</i>	
致一部销量惨淡的当代诗集，并又序。		
	<i>To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poems with dismal Sales.</i>	
路边	<i>Roadside</i>	30
大物：三月 20 日，长河垂钓，归	<i>Big thing</i>	
这天的诗	<i>Poem of this day</i>	
默认	<i>Default</i>	35
中午，在一面镜子前坐着:	4x6	
	<i>At noon, sitting in front of a mirror</i>	
雨水与尼姑:	4x4x2, 及注。 <i>Rain and Nun</i>	
一张空白纸上插着一根鱼刺:	5x8	40
	<i>A fishbone is inserted on a blank sheet of paper</i>	
一只杯子立在桌上……	4x7 <i>A cup stands on the table</i>	42

一张照片, 暗示: 4x4	<i>A photo, suggestion</i>	45
接近	<i>Near</i>	
预习	<i>Preview</i>	
一个桔子摆在窗台上……	<i>An orange is on the windowsill...</i>	50
牛奶	<i>Milk</i>	
清明, 于长河垂钓归途中作	<i>Qingming, made on the way home from fishing in Changhe</i>	
水壶	<i>Kettle</i>	
火柴	<i>Matches</i>	55
悲剧, 然后只是悲剧	<i>Tragedy, then just tragedy</i>	
Let it go and let's go		
四月	<i>April</i>	
不可错过的事物	<i>Things not to be missed</i>	60
窝料	<i>Nesting</i>	
避雨的鸟	<i>Bird sheltering from rain</i>	
躺着	<i>Lying down</i>	65
光标	<i>Cursor</i>	
导体	<i>Conductor</i>	
这个早晨	<i>This Morning</i>	68

书脊	<i>Spine</i>	69
在风中	<i>In the Wind</i>	
手表	<i>Watch</i>	
吃着棒冰逐渐陷入沉思，给肉。		
<i>Eating popsicles gradually fell into contemplation, Giving Meat.</i>		
这是一件什么事？ <i>What is this?</i>		
袜子	<i>Sock</i>	75
近处	<i>Near</i>	
猫，把它拿走	<i>Cat, take it away</i>	
电视	<i>Television</i>	
小鸡赋	<i>Chicken Fu</i>	
整理	<i>Tidy</i>	81
在一个一无所获的日子里写诗 <i>Write poetry on a day of nothing</i>		
未来的本质 <i>The essence of the future</i>		
荡漾	<i>Rippling</i>	
大庙*	<i>Great Temple</i>	
无用者	<i>Useless</i>	85
花瓣	<i>Petal</i>	
悟空	<i>Goku</i>	89

秋天的虎	<i>Tiger in Falls</i>	90
着急	<i>In a hurry</i>	
诗写研究	<i>Poem Writing Research</i>	92
静物	<i>Still life</i>	124
球拍	<i>Racket</i>	
支流	<i>Tributary</i>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有趣	<i>Such a life is not interesting</i>	
野鸡	<i>Pheasant</i>	
大象	<i>Elephant</i>	
致残酷仙人掌	<i>Cruel Cactus</i>	
葡萄	<i>Grape</i>	130
霜降与诸君武穴行记二事	<i>Two things about Frostfall and the travels of the monarchs to Wuxue</i>	
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 .....	<i>A black cup is on the table</i>	
关于历史这个词语	<i>About the word HISTORY</i>	
一件消防装置	<i>A piece of fire fighting device</i>	135
如何制作一部电影	<i>How to make a movie</i>	
捉谜藏	<i>Puzzle</i>	
在没有鸟以前。	<i>BEFORE THERE WERE NO BIRDS.</i>	139

20 世纪美国诗歌史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in the 20th Century* 172

十一月二十七日与东林长河垂钓归作

On November 27th Changhe fishing with Donglin, home

排版——代跋 Typesetting ——Postscript 175





## 坐在阳光下的电脑菩萨

致 M.

那是一整块在当时看来已足够好的阳光  
这好主要表现在它的非人：当我去厨房洗完头发  
又重新坐回到阳光下，这时，它正好达到完美。

2021 年 1 月 9 日，早晨

致 T.

一个东西从天空掉下来  
我醒来，到处去找  
(略去过程) 尼姑说，你是农村来的罢。

## 第一章

浮漂立在水面上，在极微弱的波浪中（摇晃、晃动，亦或移动？）。浪的推力，浮漂在水中的浮力抵消它自身的重，以及鱼线对漂的牵引，这一切使这个力场系统暂时形成一个相对平衡。

等待一个信号明确到来。

这时，信号被解释为指令，指令转化为行动。一个动作最终产生：打！

又是空竿。

1686年，牛顿提出物理学上力的概念。在东方，它正好是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农历丙寅年（虎年）。9月，俄国政府遣使求和，两国签订划定边界的《尼布楚条约》。

## 同步

从去年到这会儿 2021 年新，世界  
发生了深刻（通用）、复杂（仍旧通用）  
的变化（通用且标准）。就好像人类的这个世界  
从来都是虚拟，以及复杂。其实又有什么呢  
从能量守恒与涌动来看，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便是反之。我个人比较悲观些  
认为我身上的是坏能量，无法与世界同步交换  
再其实，世界么，无非也只是一粒退而  
求其次的米老鼠屎、一个钵、总开关或其它（之和）

## 世界上最快的 50 位吉他手

今日小寒，来到窗前，拉开窗，吸会儿烟气。  
楼下那株树木上（我问妻子，她说她也不认识）停着  
两头土棕色的鸟儿：比麻雀大，小于鸽鸟。  
它们停在同一根枝条上，一对几乎不动的双鸟  
望了一会（人不可能理解鸟。二、其它。）吸完烟，  
关上窗，回到客厅。鸟，尚且如此

## 在没有去河边垂钓的一天

看看乔治亚州选举电视节目  
吃两包乐事小薯条  
在华中湖泊地区雾霾中，始终戴着帽子  
星期三。星期三什么？体温极度正常  
在一个下午、15:38分，落后且静  
要在客厅与厨房之间来回摆渡，  
词汇才会在脑壳中蹦达、  
沸腾，后报废。词汇与音乐  
相当于虎（冬天）与我们好歹也是一伙的对吧  
或只是把一头狐猴托举到历史的最高位置，都行  
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说，必然的  
就一定是合理的。菩萨淌水过河、铁布衫、  
一部灯亮着，只亮了它的三分之二、一根打开的香蕉  
、不可感知的 0.1%、宗室的愤怒等等诸如此类，一些材料  
我都懒得把它们排列成诗，也不饿

## 更多

桌上丢着一袋桔子。一袋小桔子。一袋桔子。  
桔子是一种树上的果实。丢在桌上，它是静物。  
桔子，我在想。要写的诗叫“更多”（不知道，  
不为什么。）只是更多什么呢？无论什么  
或者根本没有（我坐着想）我大概都不会反对、  
长耗着、满意或最终有所获。这些桔子  
大约七到八个（不会更多了）。当我  
游荡到客厅时，我看见

## 标题

中午吃了几口剩饭菜，她们都出门去了  
17号。日历上显示是2021年1月18号，星期一  
那就18号，只不过快了一天。想起  
一个还未出生的人。他会到来，在未来的一天  
我是这样想的：他可以相信，实际有过这么一天：  
2021年1月18或17号。而不是在他以前，  
世界一片黑暗与虚无。而且17、18号这天，  
世界是这样的：它呈现出一种整体安静  
不单声响、缓缓离散开去的烟气、室内外浓厚  
旧社会气氛，以及阳光满射着一碗兴旺水仙。

## 第二章

(一个人坐在河边)

河水自顾自流淌，风静止不动  
社会在他身后至少还有半里的路程  
对岸，那个长袍书生颓废不起  
用尿滋灭篝火，仰天  
发一会儿呆，也就离开了。只剩下他  
心不在焉望着河面上的浮漂，  
时不时地磕几粒瓜子壳。

十万粒有吗，也许还不至。他想起有生以来消耗瓜子壳的数量，一个大数，一个无法清晰想象出视觉画面的概念。道法自然，道生一。一分裂为二。可三又是什么呢？仿佛是二（一与一偶尔相遇）的必然结果。

这时，浮漂动了一下。

之后就不动了，感觉相当随意。

## 妹妹

妹妹起了个早，去山上砍柴  
轻功一般的妹妹，早上的心情也一般  
妹妹的武器是什么？她的手里有且仅有一个电子  
莱迪是她其中的一个名字，但她很少相信这个  
大雾，她小心驶进雾里  
也想过，是不是就这么奔赴庙中  
而宁愿不与所有的丈夫（06:32分，他们还在睡觉）  
同归于尽。妹妹与时代的拖拉机。我没见过妹妹  
见到了，我还会认识吗

## 贝克特

书桌上丢着一本书。书桌干净。一本书、一个陶瓷烟缸，桌上没别的东西。一本粉红色封面书籍，《马龙之死》什么的。没什么印象这不是一个标准烟缸。这可能是一个花盆的底座有七八个烟头，白色。贝克特写过《世界与裤子》。忘了写些什么，他是个爱尔兰人。用法语写作吗，他。没有特别印象。贝氏的发型特别精神。这是一个阴天。书桌在阳台上  
一个半封闭阳台。书桌嵌在墙壁上，看着是牢固的。这是一本中文版贝克特书籍没特别印象，看过几段。随便翻开看过一点，感觉很贝克特，一个老头写的东西。阴天阳台书桌上丢着一本书，软精装。封面是贝克特头像，黑白书桌干净。书桌桌面下有三个抽屉。三个都关合着那只烟缸摆在桌面边缘，一小半不在桌面上还不至于掉落。书本在桌面另一边。一个

阴天午后。这算一张书桌吗。它没有桌腿。它是凭空嵌在墙上的一个桌面和桌面下三个抽屉。它算不上一个书桌，但在它上面写作。它被称为书桌。书桌上丢着一本书，这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书桌非常整洁，没有东西除了一个花盆底座。一本书是贝克特的。谁是马龙？书中的人物，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不知道写了些什么看过几段，但没大的印象（句子很短，仿佛写它们的人神经紧绷着。也不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写出来的。应该也是在一张书桌上。有台灯，烟灰缸。不知道。这是一个阴天，写作什么的。

## 修墙

在风雨中，甚至在朝廷重复更替中  
也在一代人与后代的加速消亡中，也在  
一头鸟儿飞过，接着更大的鸟群反方向路过  
势必也在，我们通常会说，在历史最深处  
（这是一定的）在相对稳定的大地上：我知道什么？  
诗，或者规矩。而仿佛在不可预言的清晰变化中  
下午，一堵墙立着。

## 形状，一朵移动的云

(当我说)一朵云。它是一个假设  
而当一朵云在远处移动，看见的同时  
我也就失去了这一种假设。这时，  
我说，一朵云移动。等于没说，并没有  
谁在仔细听。而云，它在向我展现。  
一朵移动的云：我把它(云和移动)  
写在这里(标题)，此外，还能有什么呢。  
停下！如果我说。那必定是命令的虚妄  
走远些罢，我发出一个愿望。此时，愿望  
也只是愿望。而记住它(我甚至已经  
关上了眼睛)，总归也没明显的  
好处。写成诗，也不会有什么得以表达

## 无悔追踪

也就这几年。

在当地，4、5点钟吃过夜饭

一些群众三三两两携伴

去荡马路（遛弯儿）

都是从三反五反、放卫星，一路喊着

口号过来的。不再跟以往那样，天黑还在劳动

充分的饮食与现阶段出奇的气闷

终于让她们感受到这辈子命的绝望

美好生活需要闲适。而闲适

就是高级。而高级的自然就是美好的，

这么一个认知闭环。在不远的

荒溪滩上，几只白鹅或相互

癫狂追嬉或静孵不动，等着过几天

被烧成过年菜

## 银杏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真命题）

也没有事物作为纯粹的因存在（佛说）

树枝向上生长分离，这时的天空空荡正年轻

一晃民国也有一百多年了

## 徽宗的上午

一头雀鸟停在一株光杆楝树上  
飞走后不久（约 30 秒钟），一个脑壳  
长白毛的常见鸟儿  
也飞去停着。

鸟，  
这种东西。

由于这两天亲戚走得密，感觉酒精在凡胎的  
分布与含量颇为宽广以及过度。

作为一个国、家不分的天下一人，没有  
孤单，在阳光中他缓缓睡去

## 星星一

夜空中，一个星星。

星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那么概念

那么遥远（以至于让人

感到些许的踏实）：当我去

思想这距离，用一根疾速光线，

我没得到体验。

在它旁边的，是星星二。

用肉眼看，它们包括整个夜空的这些

没大的差别。古老，超高亮度，因巨大

而壮观，大致就是这些，不可及。

（而我还不至于迷失，就因语言有反照功能：

我可以不在那儿。）

总之，我对它基本不认识

但它总归是事物。可依靠，也可分析

星星一，它是。而不是在命名

## 第三章

(直接)

疾速嗑完一小堆洽洽瓜子壳。在嗑到倒数第十粒时，直接想起了柯索（最先垮掉的、最后一个垮掉派诗人：1930-2001）。

## 出淤泥

在走廊上坐着，下午。  
天空、地及万物：水壶、一支打火机、  
竹林、炮仗声、前苏联什么的  
在光线中有序散开去  
妻子，在阳台上晒咸菜。  
能说出的，已经说出  
其它什么（那是什么？  
一些神圣眩晕！）暂时还没形成语言  
那个工匠（估计也是个巴基斯坦废物）  
初六了，还没到达村子

## 二月好雨

二月，好雨是用来听的。

一个人停在夜晚的窗前，听雨落在附近。

这时雨是背景，也是雨自身：

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好雨，

她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

当她再叹，想起

已经叹过了。（她想起以前也是在一个雨天，一个人（不是她，她没那么产品化）走进雨里，在雨里走着。走两下，停一下。一直走到社会尽头，还没有走出雨去。仿佛那时的雨并不分好坏，年轻或苦难。而只是雨，但又没有雨那么像雨：自己去想！更不用耗费什么心神去听，那一定不是好雨。）奇怪的是，

要是好雨，风也会是好的。二、一个人

也只能成为自己，且正好饱满

## 云 :4x6

她不是云。或云的对象。	还有它的巨大与移动也是巨大的。	没有就没有，一个事实而已。	三月。
其它时段则空望着。	从三里路外，一路搬回寺庙中。	云是一种聚合物，也有边界与始终。	因为没有云，灰青的天空中，难以看清天空在哪儿。
用一双云那样的手，搬动一块石头。	自动成像、流淌（让图像彻底静止！）、翻滚往事、忧虑这个那个，没有。	一个人望着窗外，运用她的全部感官，她望着。并没有去聚焦射进眼睛的光线、	一个光线亮起的早晨，没有云。
一个人望着窗外，大部分望着天空方向。	好比：一双云那样的手。	而世道硬，好比石头。	诸如此类云云。
（一个人望着窗外）也就接受了长久以来的那一些事。	她去搬了。	云柔软。	这时，她是如此清醒，没有技术与善。
妈的，又有什么不是呢。	夹叙夹议，在脑壳中她有时这样。	要接受一朵云是一朵云的一般意义。	以为那里会有实际的云，也是没有的。

## 去动物园附近闲逛：4x8

这天阴天，10:48分，上午。鹤停在路边	有一种不停制造出0的感觉，在处理移动时	“哦，我在闲逛或写作。”我老实回答。	知道（它是一株树木）、认识（它与另一株树木）
我就交给了他。这没什么	作为一种底色。我漫无目的闲逛着	好了，你可以走了。他突然命令道。且嗑着瓜子壳	以及其它。
也放松放松脑子：最近，它仿佛一个激烈拔火罐	谁是谁的动物？动物园也不分内外	蓝色与秩序。蓝色敏感，但什么是蓝色	一顶天蓝色棒球帽，反戴着。
“那就交出你的近作罢。”戴帽子的人说。有什么不是呢。	这会儿是春天，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 只是	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一个几乎快要捏不住的铅笔头	又丢回到地上。发生什么了吗没有的。

想会儿 Ted，他的百事。一个过去的人	只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我衣着朴素	武汉是动物园（相当于留白）。	一种适合闲逛时强调的颜色，但闲和逛都不是目的
百事是一种美国碳酸汽水，蓝色。	又用尺子一段一段测量我的肩宽以及身高，一一记录。	理解（不同），直到无所事事	只是移动，朝四面八方（仅限于理论上）
这会儿是春天。在动物园附近，一直在	即一种无须得出结论的务虚行动	“小心拐弯处那头獬豸，它袭击了不少游客。”他说。	（洒水车在洒水，播送生日快乐歌反复。）
动物园外围已筑起围墙，蓝色墙面，加一些标语	倦怠或无尽，一直直是。	乏善可陈，毫无光芒，但结构稳固。	在丁字路口竖着的一个凸面镜前，仔细站一会儿

这时，在一个格子的斜对面，	在放大中，我们持续抵达。	我们不要去思想它，也不要爆炸	这里也不是终点：交代或结束。
(奇怪么)这时，以鸟的视角，天空不动。	似乎也成立。包括一头鸟，与天空。	鸟在方格中穿行，从鸟一到鸟A	它只是稳稳停在空中。也只能这样
一头鸟。更何况它，仅仅是一头鸟	仿佛突然开朗了许多。16:52分，傍晚	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剥开一个桔子。	这是一个方格(也是第一句)。
1、格子与鸟。2、鸟与天空，以及3：	让鸟从一个方格中坠落	而如果鸟的飞行路线与格子垂直	同样，忘掉鸟(如果可以)，只是望着格子
一个格子：事情正在进行中，	它会到达哪儿？(而到达，或抵达都是)	不可能，或不被允许的。)	我这样想，是不是因为天空，它实在
除以上，不再有什么可以继续谈论	在一个格子里填满鸟： 鸟鸟鸟鸟鸟 鸟鸟鸟鸟鸟 鸟鸟鸟鸟鸟	鸟：5X3。	指向的只是一个空格子。
并没有这样(这样)的鸟。	我伸出手指，沿着它看去，并没有看见。	仿佛失去了完整性，但仍可理解	鸟就是这样：无论飞在天空，还是格子

斜飞在空中，而在以前	事情一，是这样的：鸟	不要试图去移动它！它不是位置	方格：与周围的方格永远保持冷漠、
也不要解放。那样一来，	是一种游戏吗？不像。但它一定没有隐喻	联系、忽明忽暗或其它。	而不是一种惯性。
顺着 一根树枝爬向天空：一种规定与必然	鸟飞在规定的天空中，	反之一样。反之，天空即规定，	在更深入的天空（一句空话）
忘掉格子，当鸟在飞行。	它不是这样的：天空被划分成格子	天空、鸟、方格，而我在中心（偏右）。一直是	（雨在下。我看向窗外，雨已经停了）
空荡太久了，以至于显旧。	其实又有什么鸟的区别呢	而我在担心什么呢？鸟吗，还是它的飞行	<b>方格鸟行</b>
它也只能有一个来源。（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定吗）	鸟的飞行，与天空的稳定。当然，前提是天空必须空荡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	是记录。但（在情感上）仍是有限的
鸟飞行，停下，接着再飞（去哪儿？）。	在这里，它不是一种继续。	说句反话：没有鸟，就没有天空。	这是另一个方格，且正好是。

## 第四章

(梦是脑子里有些细胞不想消失。)

我其实2点钟就醒了。醒一会后，看了一眼手机，正好02:12分。我是被风弄醒的，还是害怕，从梦里退出。大概两方面原因都有。

风吹动窗，窗门在不停撞击。我这时感到安宁，不想去关实它。而梦在一点点远去，梦里，那个小男孩（我不认识），手脚叉开，被绑在一个木架上。我仔细看了，是那种新砍下的松树木，架子插在一条水流急速的沟渠里。也不完全是怕。当时，我（在哪儿？）看着。有一种非常不好、难过的感觉。

## 鸽子在树杈间跳来跳去

这几个小东西归属于鸟类、勉强家禽及更广泛能自主运动的物体，脑壳里的灵只有半个米粒那么点小。它们跳跃，也觅食、搞点低端政治、排泄与季节性掉毛，但主要还是在重复跳跃。

缓缓想起（这不重要：）我总归不会在这个空间（这里。）经历过久，消灭时，一定也会非常奇异。

致一部销量惨淡的当代诗集，并又序。

叠起四个硬币，云。在客厅与厨房间  
来去走动，重新认识这天的阳光：植树、海、  
爆仓比特币、即兴批林批孔（包括成为  
一个实验艺术捧眼啥的）这些杂碎  
暂且不去统计。无须怀疑，阳光有专属于  
它的美好特征。在锅底。（他们  
在秘鲁造成几项结果，其中之一是  
保持低犯罪率。）《分行》——  
一部未上映影片，讲一个东北土诗人  
惨残一生，连一粒细微的流星都算不上  
观众火气尽失，昏睡过去，观众一  
是一匹猪。至此，它们进入了一个大  
而无当的梦幻时代，嘴里吐着  
传统的泡沫（这是肯定的，且法定）  
再来两个庞德！它的另一种解释方式是：  
弹簧加两磅。并没有所谓神秘的

结构，没有的。艺术（连同思想、音乐）  
已被权威化，在通往寺庙途中，三月，  
不再下雨或遇见尼姑。而事实  
是我对于雄辩并不执着，对安慰  
对方的脑子没两毛钱兴致，我获取  
（大举进攻）任何一个词语的  
无效用法。在诸如忽略推导过程以后

## 路边

一个下午，我坐在路边。

附近没有丢着

一只碗

这样的东西

（或者，谁知道呢？它就是一只碗

那样的东西。）一只碗，它不会像一株树木那样

在路边长出，或倒扣着

没这必要。事情不是这样的

在这以前呢，也许往后

这路边大概也

不会有这么

一只碗

路过时我仿佛

想起这些

止步，在路边坐了下来

大物：三月 20 日，长河垂钓，归。

潜行在水底，大物没有形象。

大物大。这大统一，且不可分割

大物即使假，这假也大

空呢，那绝对大空。所以大物

大物不可想象（就像它不可意会）

，在不可见的水底。

事实上，捕获大物需要靠守：

不光运气（代价），还要信念

（代价）。甚至态度！——消耗品

空钩是没有用的，事实上，守

仍旧也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没有。

大物它笼统、庞然（有待考证）

使意义突然失去意义。也就是说，

大物是意义的庙、斜对面

或边缘，都行。大物，听见那种哒哒—

哒哒—哒哒的响声了吗，那正是它

接近的信号。而不是体现在  
竿稍的动作上。竿稍在微风中  
摇晃，那只是动作，  
不是信号。它是游开了吗，还是在保持静默  
与大物对峙，需要有等待一个尼姑  
挺起胸膛般的耐心！而不是立即火并  
“公积金交了吗，社保呢？”  
“妈的还没呢。”附近有大师若干，  
在对话。对话当然是徒劳的。  
而事实上（二、）等待无非也是  
没有意义的：大物它那么大，大而不倒  
倒而不死，死而不亡，冬去春来无穷尽也。  
大物，就其本质，是最为纯粹的臆想  
（属想象的一种）而绝非具体对象。  
而事实，三、大物也只有离开  
水面时，才成其为大物。还不如回家去写诗：  
傍晚，17:45分，天快要黑了  
大物上岸，伫立。岸边已空无一人

## 这天的诗

我累了。躺在床上，随便翻看一本书：诗集！

妻子走进房间（她的缩写是 F，

有时也用 M 来代替）

F 是来要烟的，一眼即知。我把手头上

最后半个还冒着热气的烟头匀给她。仿佛马匹，

她迅速驰骋去阳台，躲起来。

看完 frank 的一首诗——事到如今，他仍是

地球上最好的诗人。戴上帽子、

穿好运动鞋，还有什么？消防门的门禁钥匙

我踱步去买烟：要知道，今天第一次钓到

一尾鳊鱼，它活了有一万岁！

诸如此类云云，在路上走着，路过

一块坟地。接着穿过一个高速路桥洞，我一路

走着，用手机写这天的诗，低着头，

也想起照邻。在拐弯处，停下，不知道

为什么：看看天空、一个山坡，及：

没有发现有尼姑出没。那我就放心了

“要什么？”杂货店主问。

“稍等。”我说。记下他的话，我说，“两盒烟。”

我们聊了两句即将到来的

“终极粮票”，再见！

一群人在篮球场上玩，我在旁边坐下来，

完成作业。17:45，4%。但愿在电量耗完前

## 默认

默认被来到世上，因完整而  
孤独。劳作，吃饭、睡，说一些话（有时，  
他也适当去写点杂碎），体验非凡人生中的  
这个那个（一些什么呢？），去填满。  
时候一到，消失。无非这样  
只是这也需要勇气或冷漠必居其一不是吗  
队伍已经排得很长了，他经过他们，在街的这边  
在三月和煦腻烦的阳光里。去附近取个快递

## 中午，在一面镜子前坐着：4x6

（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在镜面的反面。	（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在镜面的反面。 坐着，也饮水。甚至 也在写作	镜面，在光线作用下 形成一个虚像。	多虚？虚到根本不在 镜中
那是光线的损耗，他 去感受。他感受到了	菩萨在镜中，后脑壳 泛着淡蓝色光芒	只有观察者，与射入 观察者脑壳中的光线	也没有镜中。有，那 里也是一片黑暗
而他是实物，不是菩 萨（中的任何一匹）	这是一个中午，有着 中午的良好光线	在黑暗中，菩萨。	在镜中，就表示有镜 外。只是怎么可能呢
并不需要镜面的超级 反射，他有时会感到	菩萨不动。（它不是 一种物理现象）	他起身离开，他需要 带走什么？	饮水时，他有一种大 慈大悲的感觉。在体 内，只是感觉
那光芒仿佛要从镜中 溢出，他转过头	有一个自我（很轻、 微晃、有），有时不 是	去看身后，没有看到 光芒	假设有一匹菩萨也在 心中，且安宁
只是坐着，在一面镜 子前稍息	菩萨呢，谁知道。一 般来说都是空心的	一面镜子，坐在镜子 前的人这时已经走开 了。	不需要

## 雨水与尼姑：4x4x2，及注。

( 1 )

一支尼姑小分队在雨水中行走(苦行)。	明显带着对行走的憎恶(但这就是方法!)	借助雨,忆起尼姑们的姿势、	她们被包围了。被一种无情的事物
二、而当我在回忆,却不在回忆中。	雨不大,三月细雨。我在回忆——	灰暗的脸庞与她们的怨恨。	佛有云: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也发明说
“南无阿弥陀佛,快些穿过这片雨水罢。”	领头的尼姑举着钵,走在最前方	事情总是这样:不在其一,就在另一个其中。	一个接一个的叹着气,仿佛她们
即便在雨中,它仍在发挥效果	不再是女人,是吗。那也只是因为在雨水中	刹那、一瞬间、弹指这些微小数,只是	尼姑毕竟可数,雨水呢。

(2)

<p>(2)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反复。</p>	<p>(我走去客厅,协助妻子组装一个书桌。)</p>	<p>与雨水比,我更了解尼姑。</p>	<p>此地的雨水。两者明显不一样:</p>
<p>但也没实际的不一样,都是雨水。三月</p>	<p>尼姑与雨水,要是与一部降落伞呢(只有我</p>	<p>知道,我曾经关联过它们。)</p>	<p>作为一种语言游戏(:语言与游戏)</p>
<p>好在那不是尼姑的降落伞,就像</p>	<p>那也不是她们的雨水。</p>	<p>比如,尼姑大约是淮安来的尼姑,而雨水</p>	<p>我不能说那是湖北的雨水,或此时</p>
<p>雨落到地上成为水(想起一九八六年,秋天:</p>	<p>尼姑脚步松垮,她离开寺庙,越走越远。)</p>	<p>尼姑与雨水是说,对尼姑,那是雨水</p>	<p>反之。没有反之,它们是并置</p>

(3)

起先是干燥的尼群，来到一个地方。

接着，雨缓缓飘落起来，细雨。

湿润的尼群形象更加鲜明、立体，带着一丝旧社会质感。这时尼姑一(走在队伍末尾)突然感到莫名哀伤。之前，她只是有些许自己也闹不清楚的忧郁，或情绪。是眼前的雨，催化了这个进程。一切众生苦难即是她的苦难，那又怎样。她抱着路边的一株倒拖杨柳树，不走。

“妈的，搞啥子！”带头尼姑跑过去，一把勒住她的脖子，用念佛珠。“三天两头的给我来这出，你以为这是在演戏吗。”

尼一没说话，望着这雨，还是天空方向不知道。没有挣扎。

## 一张空白纸上插着一根鱼刺：5x8

也不是。一阵焦虑急促掠过，这张空白	纸上没有字：比如，一句红色的过时光语	动物在追逐动物，其中一只只是干旱的豹。	妻子在厨房正常烧饭，中午：12:13分（电子手表）	只知道在中午，（客厅钟指针显示12:27分）星期三
妻子的唯一性与平面但不要去固化它们	左边，前方，倒退还是通行消失。不作选择	它会走去哪里？那头丢失一个前爪的动物。	在（纸上）凸起的位置，它暂时停着，不动	是，或不是，这张纸都不是容器
正对着妻子保持一费沉默，数数。	饭，包括还剩半边的过餐鲫鱼：红烧。	忘掉鱼刺、照邻（在古代道路上）及其它词语知识	纸毕竟是平面	移动，但仅仅是时间跳跃。
但脑子在反复盘算、快进。因为她是妻子	高这里不到三百米是动物园（尺子，一种回忆）	跟随豹，同时也放下碗筷	剔除什么？本身就在过程中。	这鱼刺仿佛一根鱼刺旗杆，在不负责任

扩大数倍乘积后，就是这样。	动物总是盲目运动，不考感因果	在纸张的边缘：我们以前说过，它缺少主语	都是单线程无感作业	解决，就好像到处都是什么问题。怎么会	至少，中心思想保持一百年不变
正如在一张空白纸上，插入一根鱼刺：	也是一种沉迷与堕入或随便什么其它			“把电视机（猫）打开吗？”妻询问道。	电视与动物代表与有失准头的信号接收器
吃饱饭与本质（各式各样的）。	在能想得起来的残酷终点。但还是有点躁之过急	一个葡萄作为午餐甜点或奇遇，能量有限		纸揉成团，丢进勒色桶。	这会儿，猫不知去哪儿了。它不在那些动物中
无猫的中午，想起刺客与游荡。回到纸上——	——空白，一张白纸（没有然后）。	一名尼姑破门而入，抢食茶几上的剩饭。戴着太空宇航员头盔		妻子说她也不饿，其实（，起先就是完整的。她没说）。	两个人在一起，已是偶数

## 一只杯子立在桌上……4x7

现在，桌上只有一只杯子。一只圆柱形玻璃杯。	这只杯子的对立面是什么。仿佛这杯子没有在表达立场	杯子对称。在杯子附近，散落着一些平常事物：近的，比如一个广场，在一千公里以外。	不能说杯子是中心，杯子以自身为中心。且透明
窗外，有人在演奏（练习）《我和你》。听着像是单簧管	是一个阴天，上午。妻子出门去了	用杯子去厨房倒一些水，冰箱里，还有一罐百事	喝水，也尝一口百事，在一个阴天上午，星期一。一些轻、小的动作
有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不去动它的时候，一杯水立在桌上，安静	还是饮料来的好喝一些，有一种对于现在这样的年纪而言过度的甜。	有时，他喜欢用一种偏细腻的心情去观察一个杯子：倒上水后，它成了一杯水	在一个阴天上午，与几件平常，也许太过平常的事物。
如果是在写作（他会知道），他没有。他在喝百事，有时看着这个杯子。	或窗外，一个平常的上午，天阴着。雨已经停了	出门前，妻子已经带上了雨伞。她去城市的另一头，见几个朋友。	不知道。她并没有说出去做什么

<p>这也平常，她一个人出门去。也许真的只是为了</p>	<p>去见一两个朋友。她不是一个粗线条的女人，出门以前，通常不会忘记带雨伞</p>	<p>这里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当一个妻子出门后，她仿佛更像一个女人</p>	<p>星期一，一杯水单独立在桌上。</p>
<p>他几乎已经喝完了整罐百事，吸了几支烟，他坐在窗边，几乎没有坐着。没有在写作</p>	<p>有时，写作对于他是一件轻松的事。但这会儿，他只想看着这杯水。而不去想其它</p>	<p>有时，这很难。要完整度过一个阴天上午。他想</p>	<p>完整大致是什么意思？一只杯子立在桌上（杯子对称），一个人坐在杯子附近</p>
<p>而在写作时，他很少去想那些。他在写作中……（仿佛在丢掉一些事情）</p>	<p>一杯水摆在桌上，端起它。不喝，端一会，又把它放回原处</p>	<p>下雨了吗。雨又重新下起来，这会儿已经是一个雨天的上午（近中午）。</p>	<p>听见开锁声。稍前，他听见有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p>

## 一张照片，暗示：4x4

女人双手插腰，站在海水中。海水没过她的膝盖	她微笑（面向摄影者），暗示她开放，一个可以随时打开的花朵。	照片随意丢在书桌上，在一些杂物中间。	在女人身后不远，一个岛屿模糊，切入天空。一个多余的构图
照片本身就存在某种暗示。日期：2005.9.23	翻过面，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柯达相纸。空白，没有寄语	那不是个平常的站立姿势。至少表明女人对平庸生活的恐惧，	与接受。但这时阳光明媚，海水清澈，仿佛具有对灵魂的洗涤作用。
一张标准度假照，她需要。她需要这种生活暗示	膝盖以上，大腿部分洁白，曝光充分。	女人选定这个场景，走进海水中，站立。等待被记录	她身后，海面往远处无限延伸展开。直到被边框切断
暗示一：不可能对一张照片（呈现的事实）进行再拍摄。	有大面积海水的照片，近，但仍感觉遥远。	立在海水中是一种什么感受？一个女人，海对她意味着什么（而这正是特殊之处）	在杂物中，这照片显眼，仿佛一件单纯突如其来往事。此外，没有发现更多好的暗示

## 第五章

(解脱之路)

一支数十人的苦行僧团行走在繁忙的县级公路上，顶着风，排成均匀的线条形。风吹翻他们宽大的土灰色衣袍，掠过光头上的古老戒疤。他们是真实的另类、先锋与无产者。

一个烫发中年女人伫立在路边，双掌合拢，对着移动中的队伍施礼作揖；又缓缓举起捏在手中的钞票纸（高过头顶），迎向僧人。她祈求他们能收下这片心意。僧人们不肯，温和地躲避、退让。

“为什么不能。”她自语道，情绪初现激动，“为什么不能收钱？”

没有僧人安慰她。

就好像事情就是这样的。

她哭啼着，举着钱，把希望寄托在走在末尾的一个僧人身上。她堵住了对方。

“给她拿碟！”僧人对同行者说。

（注：介绍僧团修行的《解脱之路》光盘。）

“为什么不能?!”女人说。望着离去的队伍，她又小跑着追上去，说，“我也是念佛人！我也是念佛的！”情绪几近于崩溃。

“我还有急事的！”女居士拿出一套说辞。

可是并不管用。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要钱！犯戒的。给她拿碟！给她拿碟！”提着降妖宝杖的僧人推诿一番后，溜之大吉。

就这么来回拉锯几番，女居士也就不追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反复念道着，望着队伍远去，消失。

## 接近

就是这样。往一只  
饮空的百事可乐  
的瓶口  
抖入适量的  
烟灰。下午，在光线温暖的街上，跟F游荡着  
瞥见一个人，她陌生、普遍，仿佛一朵乌云  
她走开了。不再被看见（在往后所有时间：而她，  
会继续在那里运行，在一锅粥里，以一种也许她自己  
意识不到的方式存在。不知道）不知道我们  
是否有，以及要是那又是什么分别呢。  
隐约感觉体内的某种属性（类似佛性啥的）  
正接近爆炸临界点，我连忙  
跟F说，天黑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 预习

要快速进入到一个事件中，让一个马停在雾气中央。  
它新吗、散架中，还是永远正确——  
注意环境在细微中极端的变化，附近  
是否有被迫害的尼姑出没（她不断划着火柴。）  
马匹不动。但仍保持着应有（独立）的节奏  
在群芳南路，或更广泛所有  
机耕路上（一九八六年）、平原，  
还是山顶，都不清楚。这时的雾气浓厚  
也许只是在河边上：我们能部分听见  
河水的流淌声。芒果：一个干扰；  
宣言或一大份治国方略，仍是干扰且过气。  
马不动停立在雾气中，仿佛对它的  
一切描述都显累赘与不达：在事件中。  
事件短暂、忽，但更多是漫长而  
无聊的停顿。雾统治了事件

## 第六章

一个短暂的停顿（或写作）。

## 一个桔子摆在窗台上……

对着它喷射一阵烟气，它完善  
而要是从它表皮的高光反射处开始思想，一种艰难便由此  
形成  
相对于桔子的成熟与踏实，这艰难接近焦虑且失控  
无处依附，仿佛无法同时看着桔子的整体  
它不会爆炸：一个死星丢失了它的轨道。下午，  
一个人坐在窗边。无尽休息，也望着这一个桔子  
这是好的。以优雅的最高消耗更新着自我  
一个长长长长的桔子，在傍晚来临前，她不会走开

## 牛奶

一种白色通过白色的句法注入胃部  
雨暂停着鸟儿被它的鸣叫淹没在城市早晨  
窗户是打开的尼姑扛着木头站在屋顶  
代表东方的镜子文明尽头终极生产力  
亦或随便其它我走去厨房烧水躲闪  
与不断反跟踪一头隐形恐怖企鹅  
脑壳外翻牙齿有 2 里路那么长妈的  
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现象还没发生  
剥开一个桔子望着壶嘴反复且私人化  
三月末尾没有教养充电白色而甜蜜咏叹  
地图贴在墙上太平洋经纬精确规范  
平面。这值得思想（停顿）吗平面易于控制  
但又有什么所谓呢词总归会抵达意义  
是谁在说话客厅里没有丈夫灯光突然亮开  
在马匹朝前走了十米以后又熄灭。好了，莱迪  
请原谅我，忘记提心你出门带上雨伞

## 清明，于长河垂钓归途中作

死去的人已经死去（1986年）  
剩余这莫须有的灵游荡在虚空中  
这虚空不尽全黑，这虚空大吗。吉日，  
只因当地不流行复活  
转世投胎也非绝对可靠  
这亡灵只能借助异物返回实际  
它还有点儿分量。我担心——就好像  
在想起一件真的坏事——  
看见了，这是一个二两的鲫鱼飞出水面：  
短暂飞行，脱钩，入水，消失。如雾亦如电  
也好，就当是见过面了

## 水壶

它敞开着  
但并不是在面向我  
面对一把水壶  
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水壶敞开  
作为物，它又关闭  
是水壶的什么？  
迫使我专注于它  
浅蓝色的表面。  
我不会去想起台灯、天空的空荡或  
一种没有附着物的思想：一个使用汉语的人，  
吃过午饭，他就应该去休息。阿弥陀佛，  
物即佛，即存在的喜悦

## 第七章

(感怀)

一个作者写出一本书(相当于多出了一样东西。或丢掉了一件东西,对于这一个写作者)。这本书被读它的人认为是一个文学艺术。这是什么意思(我并没去关注这个名称的定义)?这意思是说,既然它是这么一种东西(文艺),它就可以不再是其它任何东西。不是表达了什么思想、在研究什么事物、记录修行、感怀悲怆啥的如此这般:这些动作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且遗忘。它在最终结束时综合为一个普通事件(事物、信息还是其它)。

它让我想起立在路边的一株随便什么树木,经过它时,我停下看着且有时并不是因为被它所吸引。

## 火柴

这是一盒火柴，红双喜牌的。  
火柴盒里有 18 根火柴，我数了  
倒出来在桌上数，是 19 根  
这是一盒火柴数量飘忽的火柴  
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分析对象  
这盒红双喜牌（延边制造）火柴其中一根  
火柴的火焰是浅蓝色的，在一个傍晚  
它突然划过一个侧面，烧着了。  
它是一根成功的  
火柴，是红双喜牌的

## 悲剧，然后只是悲剧

事情发生了，又是一个悲剧。

一些人来到悲剧的中心，想看看

终究发生了什么：什么鸡巴真相、正义

与之对应愤怒和扭曲

当然什么都没有

但也不会一无所获，

悲剧毕竟神秘，连贯，见者有份。

## Let it go and let's go

好的。昨晚梦中有悲伤情绪  
这悲伤清淡，抽象，因人而异  
来到梦外仍长久没有散去  
清晨，我走去河边垂钓  
穿过村子时，又碰见  
停在路边的那两头灰鹅，与稍后  
一只打湿的猫。仿佛一个短语

## 四月

1、一个瓶盖放在桌上。

我把它拿起，放进空气中。瓶盖不动（而我，想起一个尼姑。）

2、一个（啤酒）瓶盖放在桌上。

一件事已经，并且正在发生。另一件事没有：包括，它是一件什么事、为什么，以及以一种什么方式发生。我看着空气，看见什么，我都不相信（它的什么？）

3、一个瓶盖就这样放在桌上，就好像有人故意把它放在桌上。我拿起它，把它抛入空气中。瓶盖上升，在抛物线顶端停下。剩下的我就不管了：既然一件事已照着一件事的样子在发生，我又能怎么办。

难道说，我还能拿着一支抛物线劲舞一番，不能。

4、一九八六年，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尼姑（随便什么人，

只是举例)。我问她,东西带来了吗?她却(双手抱在胸口)说,你这人啊真是奇怪得紧,谁会当马路上这么问一个尼姑呢。我跑回家,仔细想了想,它确实像是我的问题。

5、午间休憩,被一个微信提示声惊醒:请留地址、电话,有诗一册相赠、斧正。我没有回她,让一件事悬置着仿佛它只发生了半件(是睡非睡中,我看见一只瓶盖。)

6、一个瓶盖放在桌上(我看见)。在诗中,一个尼姑望着空气(一根一根划着同一根火柴)。这两件事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仿佛都可以发生(又有件事不是呢,没有。)发生了,也没什么价值。

7、四月,一件事,以及所有的一件事都在以它们的样子在发生。而另一件事,我不说。它必定在等待。就这样我接过尼姑的那一根火柴,高高举起。

一个瓶盖放在桌上。

## 不可错过的事物

一只旅行包，黑色。  
一个黑人，顿悟中，漫长  
一只碗，一只碗  
的什么？诚实或敞开。一匹马，  
是，且仅是  
马的载体。这时，  
一支尼姑小分队匆匆走进  
雨里，大肆自由扫射，平静、  
稳、没有故事  
佃农和杂役纷纷倒下

## 窝料

事情（凝结核、结构与动作，城市）  
有那么难吗？写一个诗  
坐下来，连着点燃三支烟  
一支比一支烧得夸克、  
充分，也灌顶：  
还想起一个遥远的穷人  
他为什么穷，以及穷得连裤子都丢了。  
那是在昨天下午，  
一个阴天。今天不是  
今天晴间多云，还没坐下来  
就能明显感觉到  
一种集体共鸣。

## 第八章

（夜，路灯。）

关掉电灯，我躺下。窗外，那部路灯亮着。夜黑，农村的夜，黑而静。不是没有声音。那声音，稍许留心听，是许多细微声：干净、清晰，是一个水滴从落水管滴落发出的声音，我能分辨。动物，是黑，还是静让我想起（感到）动物。区别于人，它是动物。那是竹林在摇晃，我听见这种声音。竹林轻微摇晃。只有某些动物能听清那点声音。哪种动物？路灯亮着，不用转头，我就能看见。我不看。只用余光去感觉。而动物一定在黑中，不知道什么动物。不动，伏在黑中。那是它可能有的样子，不知道。能听见它在呼吸，在附近。一个水滴，听到它时，想起它滴落的过程。为什么？在声音与图像之间，我在写作。写下一句（在心里，我没有记），丢掉一句。下一句是什么？听。在黑中。但此刻突然安静。没有能分辨的声音。只有在黑中，才能听见这种无声。要静，但过分的静又让人隐约感到不安。动物，动物。它在哪儿，仿佛在身后。我躺

着，没动。有人在走夜路，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咳嗽了两声。听不出她的样子，但应该不是少女。农村的夜黑，除非她怀孕了，或其它。脚步声很快消失，像是拐了一个弯。不知道，也不古怪。一个明显的声音被听见，从远处，大约是一部飞机从高空掠过。起落架收起来了么。感觉整个村子都被它震撼到了，好在村子沉重。在黑夜全面覆盖下。村中央传来一阵狗叫，同样沉闷。不是狗，那动物。感觉不到那匹动物在思考，但一定听觉敏锐。否则，我怎么能感觉到？也不是全黑，路灯亮着。其中一块窗玻璃（右下）被照射得比其它玻璃更亮些。一些人造光。路灯只是照亮了它自己，通过四周物质的反射。不指示什么，一部路灯，从我的视角看去，它更像一个光源。可有可无，在夜的黑中。是全面的黑吗，也不是。饮水也点燃一支烟，我坐起来，倚靠在床头。缓吸两口，暂时离开那头动物。

## 避雨的鸟

一只那样的鸟  
飞到树里去停着  
雨正在下  
下雨了，终于  
等了好几天的雨  
不用一会儿  
它就会停  
从窗前看去，我看不见  
但肯定鸟就在  
这块树叶下：一只  
想起避雨的鸟。  
我觉得，那便是  
它的全称

## 躺着

一个声音：旋律与短促鼓点的混合，  
连续来自空气震动。它正朝饱满、激烈推进，  
面向泛滥。对于声音，我不知道如何记录，只有描述  
二、所处画面。那是一个单一视角但扩散的画面：  
由近及远，依次是一个门框、一条空着的  
阳台上的凳子（它看着那么舒服，令人安慰）  
、铁条栏杆、屋顶、屋顶上停歇着的  
鸟影以及更远，也在更高处的天空中云层  
极缓慢地移动以及继续在想象中延伸或轻度深入，  
到达大致边缘。不再逃逸，再往外便是黑乎乎的理性了  
复杂吗？它们。仍旧只是部分  
它们仍是可以返回的，可综合成一种不是必须、可被理解  
的情感  
中午，就好像一只被翻过肚子的乌龟与一个鱼缸  
（之前，它爬停在一块落地窗帘上）。

## 光标

我一般使用系统默认的光标，  
一个黑色斜箭头。当我在触摸板上  
滑动手指，它会同步在桌面移动  
时刻准备着，没有我的  
指示，它只是停着。  
它从来不会逃开银幕，消失  
因为它知道它  
是一个规矩的光标  
有时，我喜欢带它画圈，还是随便  
游走着的，它也相当的听话。它是  
一个耐心、无比沉静，近似  
寺庙的光标（图像程序）。在我写东西时，  
它会退隐在一旁，派生出  
另一个虚晃形象：I。以我心脏跳动的频率  
在句尾闪烁，反复等待也暗示  
我，超凡的时刻总会到来

## 导体

这是星期一，10:46分，一个上午，鸽子  
停在屋顶。云，仿佛马匹，瘫痪在天空的空荡中  
幽暗抽屉里，一只苹果。风扇吹翻睡中的婴儿  
那只猫吃光了所有动画片。爆炸声  
在远处升起，浮冰与北极熊一道滑入海水中  
下楼梯的人捡起一根导体，挥舞  
她要离开一会儿，她说  
1986年，脖子上挂着鞋子，她消失

## 这个早晨

我已完全知道。知道什么？完全！

05:03，来阳台坐着与云相伴而我完全知道  
不是吗，我在这里，仍旧在。听着鸟鸣，  
敞开，但什么都不去想起。让脑子水  
充盈且晃荡着，在整体中，一个人  
必须什么都不是，（抱着鹅）静静坐在湖底  
在粗糙、单一的丧尸感中，天空自动亮开。而我  
有多久没哭过了？在突然照见前世的  
那一刻。突破天际，把音量调到无限大

## 书脊

用一根手指在地板上粘起稍大一点的尘埃，卸进烟缸。  
反复运行这套至臻动作。无须配乐，图像辅助，旧社会语境，  
只是动作。可以明明德乎？仿佛也行。上午，  
我在等一件事情到来。已经两天了，我在等。等，  
另一个动作。一头翠鸟在等河水退去，等只面向未来（“空”  
的不确定）。而在传统诗歌中，什么惊猿、鹳鹤鸟这些，  
也是等，是对欲说的滞后。无非是说，人啊，要先有饭吃

## 在风中

是什么意思。即使在一阵穿越旧社会的  
风中，下午，一个穷人又有什么悠闲的资格呢  
风带给身体暂时的舒畅，风是（是）  
一种单向的气流运动，无所谓左、右，不分  
派系斗争。也就是说风，有风的空虚（与失落）  
力度以及所终，风从自然到语言漫长转化  
就是这样，风没必要定义。好风！那是一定的  
风穿过。连续，有序，风和雨（雨又不同），不多了，  
感觉还剩一点余风。感觉，下午的风，快要睡去，  
恍惚中，风，穿过一个穷人，飘飘渺渺，这是  
风，在风中，以及其它。风，这样。是这样的。是

## 手表

没有记忆，只是一些熟悉的感觉仍在，  
1986年。可以进入。1986年，那里（时）  
有有一些什么？且可信。一个村子：小，  
附近是山丘与溪流围绕。  
一株屋后的香樟树，它一定在。而阳光通透，  
有着夏天中午的明亮：知了噪音在空气中  
炸响，一头水牛（扇着尾巴）或羊群  
在机耕路上吃草，也挤出黑硬的粪便。有人，  
但她多数是一个衣衫浸湿的农民，  
非常粗糙。没有气味，有吗，记忆中  
似乎没有这种链接。中午，我可能正躺在  
水潭里，抱着一块卵石。那里清凉、静  
几个色彩斑斓的小鱼围着我，在啄我膝盖上  
的疤。1986年，一串数字，记忆是不存在  
的，但我一定是学到了什么。而这是一个手表：  
电子、防水，一个只在计算自身误差的东西。

是庙里供奉的那件神物，在科学尽头的  
那座庙中。它精确。严格，没有疲倦、目的  
且冷酷，是一种人造的产物。17:10 42”，它 60  
进制，一个循环的谜与不产生哪怕  
一点儿的意识。是永恒观念的表达的假象  
, (旱涝保收) 也是诗  
所不能及的存在，是手段  
、终极阴谋、第一推动力等等。诸如此类，19  
86 年，在我首次拥有这款手表的  
那一天，我的感觉是无敌的。

吃着棒冰逐渐陷入沉思，给肉。

每个人对应一个地理位置。但你例外  
你是一道纯魂。有些古怪，你让我  
想起一头长颈鹿，（也许是因为  
这根棒冰把手的缘故）但中国自古有野生长颈鹿吗？  
一种如此擅长叹气的神秘动物，  
它的完美咀嚼。但是，  
如果是一种纯粹的沉思，则是无法察觉的  
如同在诗里。如，就是还行，  
但不及的意思。我是说，沙漠里长出一头鹿，  
它是要干嘛？研究社会学，  
还是接引什么神仙道士。这只能说  
是一种奇异现象  
事实上，不可能跟一个鹿  
发生灵魂互搏。很难  
现在我侧头，去望着一个云。  
（云，通用。）不竟也是类似的效果

## 这是一件什么事？

一个红色的黑 8，在一个夏季午后还要  
午后，脑子昏着。时而，又会闪烁一点灵光  
那像空中的浪花，而不是雨滴（遥远，  
两个中的一个）。而我是怎么知道的？汲取，与分析  
不知道。我从没给脑子换过水。我下楼，  
端着杯子。张临还在沙发上起跳、  
降落，对着电视机银幕。那是在吃中饭以前的事了。  
“作业都做完了吗。”我没问。呵斥一个儿童  
并不光荣，他们总是喜欢在屋里制造风、各种动静，以及  
海洋。在成长中，永久并且也没什么新鲜  
盘绕曲折云梯，返回故土！在烟缸（它都快成  
一只真正的钵了）附近，复坐下  
但不要尝试进入冥想，只消一路昏坐着  
通道都是打开的，直达：诗。但捞起它们，  
仍需一点动力、一个匹马的牵引，捎带消失  
太久的热忱。16:59 分，只能与你们（笼统，非特指）

勉强在一起，在想象中。而不要去批评年轻诗人  
他们同样看不惯你，把你淹没。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  
地板上 .....

## 袜子

这是一只袜子，黑色。  
相信这是一只袜子，黑色的形状，袜子状的黑  
不会有大的损失相信一只袜子非常安全  
，袜子。与另一只虎对称，是吗  
不。袜子只不过是一种主义，且倾向保守  
与弹性十足。就好像一只印度猴子，七月末

## 近处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感受不到电子运动。  
当它们从一部电扇摇头向你涌来，你知道那是风  
风，非常粗糙的一个概念。与生、老、病、死、  
鸬鹚、诗、奴隶制、一个干净的杯子等等  
雷同，只有近处的意义。夏天的玄坛庙也是

## 第九章

(双峰)

这是什么雨呢。从昨晚仿佛一直落到此时中午，不见停止的意思。

比起小雨来得大些，而平常的中雨又不至这般冷清、死与连绵，看不出来一点的活泼。大概也不过是身处年末的心理作用罢。

早晨，吃过粽子，便独自上楼来房间空坐着。随便翻读起鲁迅的几篇旧文来。恍惚中那谙熟拗口的行文，不觉让我茫漠起来，直觉得这么些年来恐怕又是白过了的。于是乎竟学起先生的腔调，想借助点什么景物抒发一下感触。而眼前的春雨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难的是，无论如何努力，仿佛也是没有可叹气的情绪。大约实在也是没有的。未了，只好莫名哀哉：我确乎已是旧人一个了。

(二零二一年，岁末，浙溪村居。)

## 猫，把它拿走

它指的什么？还不清楚  
路过两只同样白色  
的猫，感觉一只是对另一只的多余  
但这种事只有它们自己理解。它们是猫的集合  
猫的第十条命。那么，它是猫？不是  
它实心。光滑，感觉不大（也不小），  
一个手掌正好能全部握住：但要移动它  
（即便已经非常小心）似乎也不现实。它不是远处的云  
，以及这会儿想起的任何东西。所以，  
是的，它（命令）不是一个信息

## 电视

世上与悲哀。当一个人的脑子  
退化到不再能够理解一部电视机的使用逻辑，  
它构成了一种实际的悲哀。这悲哀高级、  
人、形而上，与其它类似的悲哀  
一同弥漫在世上。而世上往往（必定）超出了我的认知  
它有时明亮，忽而嫉度暗淡

## 小鸡赋

立秋这天，孵出 2 个小鸡  
来自 40% 概率（5 个原始鸡蛋中的 2 个）  
通过一部插电孵蛋器持续 21 天

38℃恒温供暖：顺应天道，解开生命的封锁。  
啾啾小鸡，狮子座、东八区、旧社会即视感  
秋天是你们的始发季节，多啄水、觅食  
迎来冬季便成少年。倘若运气上好，  
命健，大概齐还能过渡到下个、下下个四季轮回  
这都是你们自个的事，天地茫茫，万物皆  
归于蝼蚁。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没有  
目的呢，亦无。啾啾黄毛小鸡，欢泼是暂时的，  
如同鸡肋。而演化成高级凤凰鸟，其可能性  
近乎为 0%。物种不可跨越，思想受限于对称  
生命态在有限与无知中翻涌、冲突，  
随之匀速消耗（在低能量时空）。啾啾小鸡，  
绒毛嫩黄。初始如新，与尘同光。秋天了，  
我写下这篇诗赋祝愿，愿我们彼此照应

## 整理

我所有的蓝色。把鸟安排到远离尼姑的前线。  
对着屋顶叹气的钟馗，我不是柯伊伯带。始终对  
描述一事物提不起兴致，仿佛要通过它  
说出点什么道道来。没有这种需求  
我对我是唯一的我没有大的兴趣  
(包括隐身)也不能是任何其它的我，我。全自动，  
但不会自我攻击：我并不是一个自然对象。  
就这样我冒着淡然烟雾，此刻，05:07，阳台上  
光线升起，蝠鲼。潜入水底

## 在一个一无所获的日子里写诗

是为了得到一点安慰（约 0.1 毫克）。

傍晚 18:25 分，一个人（戴上一顶帽子）出门散步

他想的是走去河边饮一罐百事

要下雨吗？感觉不会。那么多的蚂蚁 .....

..... 这些数不清的小东西（它们的移动）

形成一条自身的道路，在仿佛一根虚线中

相互触碰与路过。它们动态

## 未来的本质

不是每一个活佛都能转世（在当代），

汉奸也是。他们的归宿只能是被丢入异次元时空，勒色化

## 荡漾

在虚空中产生一对粒子又迅速湮灭，为什么？  
书桌上摆着一瓶雪碧、一只烟缸  
与赤道麦哲伦企鹅因为  
一只袜子正好也丢在这书桌上不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新亚洲。且笼统，而我躺坐在阳台上  
在下午 18:11 分，此刻，我不可能为了非洲  
去写一首诗。不熟，过于遥远，因为也没必要  
不可以把脑子献给这类等而下之的实际事物。  
因此，我的任务是看着这会儿的云

## 大庙 \*

八月，已是下旬  
当地气候湿热  
是秋天了，还是仍在夏季  
在一场超长（深入）的  
午觉过后，黄昏  
来阳台坐会儿  
没有动物出没的静中  
感到附近——约 42 光年以内，  
也没有任何历史在移动  
庙中央的手表  
显示：18:45

## 无用者

之于一个苍蝇、月球、神仙还是  
闪电之类，人毫无用处。人擅长制造恐惧，  
以使用来生活。人统治人：这是数学。  
而人的历史短暂，脑子水浑浊  
总归看不清人的全貌与内部。下午，尼姑一  
在寺庙门槛上趴着。四肢大力展开；  
舌头无意识打转、伸缩；光头在光线中闪耀；  
眼珠基本不动；心跳平稳。尼姑一落后、  
孤魂，远离世俗烟火。她也不想繁殖后代，尼姑一  
在童年时代，她就想过成为一名尼姑  
她去做了，成了尼姑一。不是所有尼姑中的  
一个，不是。她是尼姑一。尼姑一  
远离其它尼姑，她们或枯燥，或不正宗  
只是些尼姑爱好者。尼姑一不是，她不在尼姑的  
集合中。她是尼姑一，她想。是客观世界里  
的一点存在，而不是一个尼姑存在者，尼姑一

两年前的秋天，她捡回来一头白鹅。这会儿，它正孵在她的背脊上。睡着了。这会儿，尼姑一她感到洁净荡漾在无知中，无悲无喜。尼姑一流淌

## 花瓣

步行路上看见一个花瓣  
蹲下身来想吹翻它，它感觉重  
静静看着呢，又仿佛  
哪里不对。捡回去喂鸡罢，我想  
它却突然说：别动我，人！  
就这样我哭着走回家去  
在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傍晚

## 第十章

(在阳台上帖)

扫地，转移一些勒色。(每年一度)在广袤大型表演场所，享受春风与屠苏。与倒霉的亲戚又在路上断掉了链子。是啊，适量的伤心在所难免。到处都是政治基础，也用不着过度客气，意思到就行了。年纪轻轻的，某舅的儿子似乎得了传统中风。只是怨谁呢。贫下中农流行的时代已一去不还，村村都通了硬道路。可鹤倒插在路上，仍旧没有大的变化。还有比数钱更抽象的运动吗，基督的种子以及菩萨的无聊承诺继续漫延。大海离当地还有三百公里以上(东方向)，这是其一。其二，输家从海底捞起牌，势必又是一张红中。这些都是命！但也是暂时的。大老鹰从半空俯视丘陵，也是没有的，它们在几年前已自主消灭。或其它，谁知道呢。有雨，或没有雨，最近的天空都在下雨。过去的这一年确实也刻舟了点，那片竹林望过去相当之粗劣、枯燥。其次沉闷。随时等着爆炸。村风骄傲而荡漾，仿佛有一种自取其辱的质感。唉，我这又操的哪门子心呢。剥

开一个橘子，在阳台上走来走去。丈夫的蜂皇。葱管蓬勃生长，天马、海鸥、虎依次排列，我实在已听不懂当地的鸟话：他们把人叫做囊。只有潦潦草草望着楼下的这株山茶花树，没有罪过。在阳台上。在阳台上什么？记住，不要去谈论写作。伸出三根手指：反对独裁或需要民主啥的，但不要去谈论写作。不是这么回事。有的只是作品。这种那种各种作品类型，而不是写作。这东西不存在技巧，写作。一个旧石器时代的人（什么？）从树上取下一块旧石头。诸如此类，石头砸中它的一根脚趾。

## 悟空

一个人的名字是一首最小单位的诗  
我如此理解，因为我在吹电风扇而植物  
在傍晚院子的固定位置零散立着，  
其中有一株是无花果。衰败中，秋季  
到来，不能这样。一头鹜循着天空方向潜行  
时刻监视着那一支赶脚的尼姑部队，她们  
正往海边蜿蜒挺进，抱着鹅（只为祛除晦气）  
，穿越当代时空。18:27分，又星期六  
适当浪费部分智力，并且不为什么。对！  
这就像原始森林烧着了，一切都失去了性别。  
举着一个电视遥控板，丈夫感叹道

## 秋天的虎

在秋天，秋天大于虎。八月末  
秋天还没全部到来，虎却老早来到河边，等雾：  
虎在秋天一样需要遵守规矩。我知道，事实  
与虎，它们从不一起出现。因为什么（。！？）  
而有时，吃过午饭，我就跑去床上  
躺着。躺着，是一件巨舒服且无害的事情  
我想起虎。它是一个走来走去的动物吗，不像。  
它的精神是什么？暂无。以及三、虎与雾，  
甚至虎与严格，都不再确定。由此可以推论，虎  
只是对虎的规定，是一种旧社会特产。同时，  
虎也拒绝学习与想象（好在，并没有什么  
是无缘无故，独立存在）。至于秋天，  
周而复始。不用忧虑，它是淡季的结束  
也是尼姑们出没，大势招展的季节

## 着急

一个杯子摆在书桌上或者书桌上正好摆着一个杯子  
它们表示的是同一种关系（结构）。当我看见一个杯子  
摆在桌上或桌上正好摆着一个杯子我其实不知道  
它的正确说法，是一个杯子与桌子，还是桌子与一个杯子  
当我想要同时说出它们，或先说出其中一个

## 诗写研究

### 1、九月

在路上走着（而有时，我是一个诗人。）  
忽然感到背后阴嘘嘘的  
回头看，一个巨大的深渊  
正凝视着我  
妈的，我连忙逃开  
顺手丢进去一根烧着的雷管

### 2、霞鹜

平时，我尽量让自己  
处于某种闲暇的假想状态。这是为了更好的写作  
此时夜晚，徐风、惚，适合旁鹜鸟飞来飞去  
就这样想起王勃子安（650年—676年）  
他那么忙，时年二十七就挂了

### 3、概念应用

“鹅！”我对准站在路中央的那匹鹅打招呼。  
它当然懒得理我。像常见的那些鹅，叹气也无聊啄草吃  
“我是这样想的，鹅。”我说，“我有时，想把诗  
写短一点，短到——该怎么说呢，短到它只是一个出发。  
但是——。”“鹅弥陀佛，关我鸟事？颠了，颠了。”鹅说，  
说完，它立地升天，射向无垠虚空。消失——

### 4、我的乌云

从古代到此时：一个黄昏，  
以及永远（阿门！）  
我不是，也不归属于任何乌云。  
但我仍是（倾向于）  
乌云的前提

## 5、一个下午

12:00~13:07，垂钓于长河。趟水，归。

13:35~13:50（约），吃几个水饺，补些水分。

14 点后，去床上躺着。睡去、深入直至 17:35 分  
初醒。似睡非梦，在脑子里写会儿诗

17:55，把诗（一个动作）

写（另一个动作，转换）成文字

吃着一个桃子罐头。18:00，下午完

## 6、孟庭苇

1986 年，一个雨从天空掉落

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来了。

而在另一个 1986 年，一个女人

掉下一个眼泪水。有那么大（自己想！），

我被它淹没。是的，在随便哪个 1986 年

我都还小，还不熟悉修辞与秩序

## 7、洗衣服

在水缸里濯洗衣服，让淤泥化为浑水冲走  
绞掉一些水分，把它晾在栏杆上，摊开  
一件秋天的外套沥着水，汇集成水滴从袖口、  
衣角处滴落，在风（少量、轻微）作用下  
或静止或晃动，一种可见的自然过程正在发生  
敞开的拉链，金属扣，口袋上那个深蓝色“柴油”  
刺绣，体现并放大一件流水线复制品的个性  
近乎完美，在看不见的蒸发中，必须分离  
而不是纠结于情感，一件物，一件纯精神现代产品  
以及它的冷酷与复杂构成，强制与天空  
形成反差，而它的拉链是 YKK 牌的且干燥中  
九月，在阳台上。披着海带，眺望空气中  
一头灰鸽子快速掠过，地主反富右，或阿拉伯 -  
烤馕，等到哪天黄道吉日，大地转凉，  
我会再次穿上它，走去河边钓鱼。

## 8、抢食

假设，  
有两个鸟雀  
在树枝上抢食  
一个烂果子。  
这个图像的  
缺点是什么？  
假设它们  
不是在模仿  
或意识到  
多与一

## 9、枣

树枝随着秋天到来下坠，一批果子在成熟中  
缓慢走向尽头，进入市场，堆积在下午发昏的收银员身旁  
同时梦见狮子与起义她没有烧着，但已抵达疾病高峰  
鬼知道，就这么个大意。那筐土豆是三千年前的，至少。

猪肉与它的幽魂散发着紫色光芒，而敌人（包括贫下中农）亦已消灭，荡然无存而敌人的敌人仍是一只野鸡，童年被关在动物园，因此，有必要朝附近走去吗，为了得到一个蛋或随便其它。不用去考证，这会儿有一种大陆撕裂的错觉！只好空着手掌，归。那个梯子上的人在还在摇晃树枝

#### 10、穿墙

17:22，走去厨房淘米（事实）  
淘完后，回来椅子上躺下。大歇，  
又是鸬鹚的一天。  
云在天空（如蓝色锅底）完全不动，极静止  
而脑子，明显还无法吸纳这种极端图像。  
推开水草，想想会儿诗歌（什么都没想起，  
没有。），还是穿墙术之类。可以！  
手握红苹果的尼姑，老早已做好了准备

## 11、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

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  
十米远，茱迪与她的马匹。  
茱迪往前走十米。茱迪与  
她的马匹茱迪往前走了十  
米远，十米！茱迪与她的  
马往前走，走了约十米远  
茱迪与茱迪与她的马匹往  
前走了十米远后，茱迪与  
她的马匹又往前走了十米  
茱迪说：茱迪。茱迪对她  
的马说：往前走十米远。  
茱迪的马匹就往前走了  
十米远。茱迪与她的马匹  
往前走了十米，有时。  
马匹与茱迪以及她的马匹  
茱迪往前走了十米远。茱迪！  
茱迪的马匹说，去哪儿？

茱迪的马匹停着而茱迪  
又往前走了十米。茱迪说  
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  
走十米远，茱迪，我们走。  
茱迪的马匹与她的马匹茱迪  
就往前走了十米。茱迪与  
她的马匹往前走了，而茱迪  
走掉了。走了，茱迪与她。  
而马匹独自往前走了十米  
就这样茱迪与她的马匹又  
往前走了十米远。茱迪与她的马匹  
茱迪说：往前走十米，茱迪。

## 12、取经

和尚去那远方取经  
路途遥远而坎坷  
他知道前方  
空荡并没有其它和尚，他不急

一个和尚为什么要去那远方取经

下午，他已经翻过三座山

趟过两条河

而前方黑乎乎的，离那远方

不知道还有多少千里路

一、以路来说，他就是路的尽头。

二、“和尚！”他朝前方长声喊去

这前方空荡而黑，没有回应

一个和尚是因为他

是一个和尚而不是别的。

但是这一路（他当然不能回头，即使回头

他知道那里也没有岸）又实在遥远、

坎坷，他还有什么可急的呢

他拨着响指。在山水间缓慢移动

### 13、微末

在一个反复的秋天，丈夫来到河边

河面宽大、吉祥，微光闪烁。在盛世的虚无

它们不可折叠，一群鹭鹭，“一种团结的  
幻想被新的写作瓦解！”迟到的大物伫立在岸边  
高效力、活泼，大物是乘法。而不是道德  
我看不清远处的气象，风声薄，这风  
只能源于另外的风。17:45，等电话。或散开

#### 14、后悔

发生过的事，改变不了  
这是后悔得以成立的基础  
睡在路边上的那个猫  
后悔来到世上，被清晨的光明  
罩着。像梦见鱼儿跳出水面  
这样的动作，作为现成的一只猫  
它还需要在漫长中学习  
怎么办。我要穿过  
这个废弃的村子  
才能走去河边。在前面路上，  
还会有两三只这样的东西

## 15、造云

反复净化心灵的是佛教，而不是诗。首先，  
我在这里，还在。或没有或忽略对象，一旦开始。  
它不是一片云。云这种东西，我不可以倒灌我，  
不是吗，云。以及它的大致轮廓，它的拐杖与暗示性，  
难免不都是孱头。拨开云，我们能得到。而欣赏  
是另外的事，一种边缘活动，就像坐在一口水井的底部  
喘着气，那片云遮住了整个天空。但，不要打击一个孩子  
他在童年，天真与恶劣并驾，跟云层类似  
有一天他会忘记这些，扬长而去。但云沉重，  
云轻，故有所沉重。为什么会这样？衡量一切的心  
在爆开，扩大，直至全污染。表现一次就已足够

## 16、巅峰

一个人活着的命有三万天。  
按每天从地上确起一块砖头算，三万天

勉强能够得到一朵云  
那就是巅峰！  
嗅一嗅云的气息，稍后，  
砌砖工，堕落，回家

### 17、看会儿贝克特

秋季夜晚，我正疾速浏览《马龙的死》  
余光中瞥见一个昆虫在附近飞绕  
要是在古代，也就算了。但是，我没细想  
快速出手（右手臂），抓取。是一个瘦蚊子  
把它夹进 408-409 页之间的狭窄坟墓里，  
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也没出现  
转折：重大，且历史性

### 18、入秋抒怀

18:03，我独自坐落在公园  
空旷的长凳上。这会儿是秋天

她朝我走来！走近，  
就这样在我眼跟前杵着不动  
一副时好时坏的模样：动机飘忽  
仿佛霹雳大仙手上的果子  
（还是滴水观音宝瓶中  
那根柳条？慈悲亦永不枯萎。都行，  
反正都是在磨洋工：在困苦中，  
冒着袅袅青烟。但她（她与她正好并置）  
仍是线性的，好与可认识）  
她说：杠杆。  
我想了想，就给她了。——影片还表达了一种  
每况愈下的思想美

### 19、煤

是自觉，而不再是遭遇  
在黑暗中塑造自身，变得稳固，趋近单一。  
对一块煤的分析多过神（秘）化。反对在星期二  
（为什么不是高处，或秋季）的共和制

一定要有东西在地下闪光吗？这里，  
煤质地密集，但并不是主语。一个词语的形成  
仍依赖自然造化，非法，直至抵达可燃边缘  
是啊，尼姑烧着了。因为一无法进攻一，  
毁掉也是。也只能这样。“抚摩一只黑猫直到天亮”  
在一部风扇的鼓舞下一路无尽走偏

#### 20、缅甸

棉花种植，亚热带，除此以外没大的印象  
一头会隐身的缅甸猴？不记得了。日子就这样过去  
(又及：翌日，看着这个词：缅甸  
想起并想了会儿照邻。那是在秋天的一条古代道路上……)

#### 21、中甸

在尼姑心里，它是宇宙最深处的幻象与不在  
而对于我，我是无所谓的。即便它  
是它，已经是它。或严重不是

但在直觉上，我认为，它是银牌  
当我举着一只拳头，等待大面积失落

## 22、仆街者

有一件东西倒在街上。  
不是马匹，它不像是街上的事物  
这街上辽阔，没有人类、  
车经过，在一个秋天下午  
阳光正常。但它一定是什么？  
我（通常没什么急的事）  
观察好久，仍没获得任何知识  
后来，我只有这样想  
它要是人就好了  
因为正好，我也是

## 23、气

一个瞎子站在镜子前。

什么又是气。当我遇见路上的一个女尼姑，我知道尼姑  
但我又知道尼姑的什么呢，分餐制吗？还是垃圾分类  
造反就算了。诸如汉语的这类历史遗留问题  
思想它，脑子烦昏。不想，世道也不见得就清净

#### 24、朝方对这种缺乏逻辑的态度深表遗憾

九月十八日，热。夏天仿佛还没完全过去  
秋季却已经过去一半。这夏秋交媾的下午，一些事情  
在发生（反之同理：都是病句。）：A、B 或 { A B }  
而另一些。没有另一些。在没有鸟以前，哪儿来的鸟呢

#### 25、写诗与祈祷

竖说，“写诗就像祈祷，”  
我不关心它们哪里像，就像  
我相信，一个朋友说的，  
一定是对的。  
这会儿，我在写

诗，还是杂碎什么的。都行  
但我不会去祈祷（向谁？诗神保佑！）  
：不需要成本（就像否定），  
它并不是一个动作。

## 26、攻壳机动队

昨天的预定标题，但现在它叫《抽屉》  
或一个《关着的一个抽屉我将要把它打开。》  
我想是这样的。抽屉，现在关着。但在之前，  
它打开着。是我打开的，无意但在  
这种事情上我干嘛要说谎呢。我通常不会  
打开或拉开（它有一个小小的圆形就像是附着  
在它上面这很奇怪不是吗，仔细研究的话，  
这么一个铜把手，我正是通过它拉开）  
这一个抽屉。我已经到了做一件事，一个动作  
而不需要知道在做什么的年纪，已经走到了  
这种份上，人生。也可以说，自小我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有些想不起来了，在快速衰老

能明显察觉到这种体验感。特别是在午睡醒后，我跨坐在阳台上，天上乌云移动，我没有渴。但我饮水。在饮水途中，我看到了抽屉的这一个把手，它已失去往昔的金属光芒，它在召唤。命令我干点什么也许。通过它，我打开抽屉。一只现在空荡但不能说之前在黑暗中独处的抽屉，谁知道。我往里头看，散落着一些木屑。那是组装这张书桌时就留下的，还没来得及清除。它们会一直在那儿与这个无线鼠标壳落它是坏的。与两节几号电池、正好也与两个硬币：一块五毛。与绝对两部塑料打火机它们都是红色的在一起还有一盒火柴，我知道，延边制造，我写过诗。即使这么一些，它们仍远远无法去填满这个抽屉的空荡。而不是反过来说，制造了某种空荡不是的。无意中，我又叹了一口气。我想，这毕竟也不是个事，长久望着一个抽屉，以及回顾，要是可以，去回顾这些哪些。就因为一个抽屉？当然不会。我是说，我，包括一切

它们都是我的，在理论上，在疾速衰老中  
这是能感受到的，现在。而不是在激烈恢复，  
一种不可逆转的良好感觉，与此同时。我把它  
关上。用脚力把抽屉推实，关牢。就这样，现在  
我可以这样说，这只抽屉又回到了黑暗中，寂静、  
独自，那个把手稳固。不再开放。这与它无关

### 27、秋天的灰鸟（与虎不同）

鸟曾经是我的诗写核心  
鸟简洁、鸟。  
这让我在一个流行去中心化的时代，  
成了一个老派诗人。只须一头鸟  
（低垂着头，韬晦中）  
便能统摄我全部的幻想  
无论脑子飘到哪儿，  
这鸟稳，始终停在坐标原点。  
尤其灰鸟。它与别的鸟有什么不同？灰鸟  
我也只见过一次，在1986年、秋天。

当时，我看见它停在井边，鸟毛  
稀松平常，鸟眼关着  
我自然就知道了。我说：灰鸟  
它没说话。白了我一眼，说：  
妈的，你来晚了。

## 28、外国文学

我注意到丢在阳台角落中的那部吸尘器  
的手柄生锈了，是海尔牌的。  
当我从洗手间洗完指甲里的淤泥走出来，穿过  
卧室重新返回阳台上我偶尔瞥见  
这能说明什么呢？没什么。下午，我在读  
一本外国书。天气非常利于阅读。同时我所使用  
的语言就是用来读这类书的而不是  
那种意思靠猜的之乎者也  
我还没去过外国。而我此刻在楚国，  
可以这样认为。而我本身是越人的后代  
事情不会比事实更复杂。我把腿搁在书桌上，

两条腿一起交叉搁着，这样我就可以  
在阅读的同时让我体验到还是四脚动物时  
祖先们的顺畅呼吸。因为确实可以  
并且可以确定，这会儿月球在背后正缓缓升起

### 29、阿斯皮利奎塔

Cesar Azpilicueta

ChelseaFC 边后卫，28 号

现役队长。1989 年生于西班牙

(向西班牙看去！

今日中秋，在阳台上。我远在浙江的表哥  
却说他牙齿松动，有中风危险，或疑似糖尿。)

是啊，这能怨谁呢？曾经的帝国

黑乎乎的，辉煌老早过气

伟大复兴的实际不可能。因为，

文明的中心已转移啦。剩下一堆废墟

在地中海在欧洲大陆上空无辜的

季风中幽灵般喘着废气

最高指示：

队长，少放飞铲！

### 30、覆盖更广

现在。当我吃过中午饭我会外出踱步  
有一种迫切与无所事事在引导我尽可能去覆盖  
更大的范围。我大概会走去超市买上一盒烟、  
一个百事，那样我就可以走去远些的马影河河边  
在一株构树下乘风，纳会儿凉。阳光滚热、白，  
我想起那个走去西湖的白痴少年。他的影子  
是黑痴。我有时会看到一根埋在路边的石柱上刻着  
“严禁移动”，不会对这种神秘事物拍照留念，  
或把它写在正在进行的诗里，通常不会。我的影子  
与树叶的影子只有形状上的不同。并且当我停留在  
一种个体叙述里太久，步履会出现明显的恍惚

### 31、抛物

从上午。这会儿，傍晚  
坐在这条椅子上。没有爆炸  
而宇宙中，我移动  
不知多少亿千里  
以及它移到哪儿了？全自动。  
在这一天又要成为过去的  
一天的这一天，与我在房间里同耗：  
一个熊猫。一件圣母玛利亚抱子  
挂像、一个类似电子秤的东西以及两小根  
鸡翅骨头。以及诸如此类其它以及此刻，  
听见两下敲门声。  
卢照邻实际回到家中

### 32、香火

跟平常一样，我坐在窗边  
饮水，也劳作。是两个鸽子鸟

飞过来落在窗台上  
它们是马路那边屋顶上的鸟  
我熟悉作为鸟群的它们（因为远吗）  
而近处的这两个，我看着。它们  
是什么鸟东西？我不懂  
它们不再是概念。像两个不认识的鸟  
来回踱着步，之闲暇，之无谓，  
犹如在印刷厂门口空举着一把激情香火  
（又因为过近吗）我感到  
一种危险的关系。意识到我  
是人，与它们不同

### 33、写诗

神说，要有光。  
那是为了方便人通过光线去理解世界，或者  
也不为什么。神当然（完全）对  
几千年过去了  
神没说，要有诗

34、脱力，九月二十五日与东林、钉子垂钓长河归作。

TE 塔，LiE 力：脱力。  
脱掉衣裳，脱先，我的口音  
只有这样发声才精确抵达  
我此刻的身体感觉  
如同被五个尼姑扛着  
天快黑了，她们要扛我去哪儿？  
五个自由的尼姑  
其中有三个说，无底洞  
一个不说，沉默着  
一个建议道，干脆投到河里喂鱼

35、一只枯掉的桔子，是因为

夜饮，  
我们又说到了人。  
人这个那个  
这个人，以及

任意哪个人  
每一个人  
最终会活成  
自己厌恶的样子  
这是物理性质  
决定的  
走向无序  
是必经的宇宙逻辑  
在倒数上去的  
星期一，上午  
一个干枯的桔子  
摆在桌上  
而因为它是  
一个桔子，它就  
只能是

### 36、感动

我把这根蓝色充电线从接口拔出，

丢在桌上。  
单纯是为了获取  
(虚构, 幻化, 冒出) 某种可感场景 (来了,  
我会知道。并稳住)  
我望着。长久,  
在如此崭新九月末,  
脑子飞行

### 37、雷电

我坐在路边车里  
等他们从学校出来  
他们是张临与  
妻子茱迪  
这会儿夜黑, 雷电大作  
隐约中仿佛一些事物正在到来  
就是这样。我想表明  
(难道它在暗中吗, 也不像) 一种思考  
但却发现不能用语言说出

否则就全乱了。  
我有时只是个写诗的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 38、衬衫

早上天凉，我穿上一件长袖衬衫  
一个相聚的朋友也会在这上午离开  
我坐着。饮些水，想想诗  
看看手掌，思念庙，兔子，逐渐降落到熟悉的无用中  
在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独自去溪流里游荡  
寻找翠鸟，或样子特别的石头  
但要是这一天村里要来木匠  
我会爬到村口的那株大香樟树上，等着  
学习不是我的任务。音乐，我不懂  
我画画。但只喜欢用线条画那些三国里的人像  
或者鸟兽、乌龟。到了傍晚，我会提着水桶  
去井里打水。遇见村里人，我总是想躲开  
而因为羞怯，夜里，我躺在床上

眼睛朝那部熄灭的电灯张开着，不动  
一直到足够疲乏，我才睡去

### 39、木匠

从一根木头  
到想出一把椅子  
木匠用了三年  
反过来，看着这把椅子  
去想象一根木头  
他也只用了整整三年  
三年与三年，六年  
过去了。木匠就这样空坐在堂前，不叹气  
也不饮水。我端着一碗饭菜，在旁边等  
那根木头立着。

### 40、有那么多要说的东西

偶数，在我看得见的地方，我看见  
一个船儿斜插在岸边，河水枯竭，龙睡着

在河床上，用力低飞的鹅群一路掉落次品鹅毛  
朝廷陆续派人下来，一个个的化为气泡  
早餐照旧是一碗阳春面。而风（在世道中）时起  
时停在九月末的最后一天。一个丈夫在旷野中  
消失干净，而这容易吗？不见得翻开手掌，  
就能祛除晦气，得到早就发霉的真相：佛说，  
那又是什么呢？尼姑们纷纷跪下来祈祷，尼姑  
与拖鞋。我感到一阵音乐把我推往无尽远处并看见  
那头蝠鲮还在那儿候着，始终健康，牢固与不坏  
我们没有对话。不发生物化反应。因为我们  
各自疑心对方的恐怖信念，而过于低级的火并  
是不存在的。无它，我们并不是一种天然结构或关系  
可那又是什么呢？仿佛我们总是比单一  
要来的美好，所以复数。而雨就是。对雨的思念，  
约等于用一朵花去减一朵花，而这会儿已是正式的秋季  
一个缓慢颓败的季节。懒得再去定义一切，包括一切。  
实用，流淌即可，那么多要说的东西加在一起  
以完成游戏。它前置，最先到来而不动

## 第十一章

(阅读一堆不知所云的语句)

人，或者世界。但动作总是连续的：事物从状态一，变化为其它状态。剥开一个桔子。一个人去剥开一个桔子，剥开后，放在桌上让它们各自静止。打砸一个桔子又不一样，打是另一种声音。一个人在街上打砸一个桔子，有这样的人吗（他还是人吗）。并不是一种日常情境。但总在诗写中频繁出现。一段一定时长持续不断的声音，一个语句。一个表示动作的陌生音素出现其中，似乎突然。突然的感觉仿佛让人停下思想。它打断或混乱了什么。一个人，不是，假设是一个诗人，它在表现、抵制还是反抗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当然不清楚。而他通常的态度是举起一只手臂，空举着。这不正常，正常或日常。一个本来不需要发生的动作，而他相信动作。那是他唯一相信的，也是能量运动的方式。就像举起一个桔子，如果此时阳光正好。但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动作，一个桔子，自然状态下它只会从树枝上掉落。落到地面后，

桔子滚动几下，接着静止不动。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按等级划分，通常。同时也是一个捧眼。一个剥开后的桔子摆在桌上。不再有格外的动作，除了静止。他不会，也许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想起这个桔子烧着了。这很危险，因为这个桔子并没有赋予他，往他身上注射这般含义。他一定是想起了什么，他在想。人，或世界。他剥开另一个桔子，半边已经腐败的桔子。他重复这个动作类型并把剥离出的桔子丢进旁边的竹林。然后接着写作：这是，正好是一种特殊情况。昨天下午，偏傍晚，他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堆不知所云的语句。那些语句即使分行后也不像诗。动作不对。或反过来说，它一定是使用了特殊语法。它把原本不应该（有什么是不应该的）的词汇排列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式语言甚至系统。只是为什么，他是对什么对象有怨恨不满意还是只是准对自己。人，或世界（它们分开太久了）也是一样的，一样具有自我毁灭性。但这是一个严肃主题，不宜展开讨论。他一定是听见了某种神经兮兮的天籁。当时，他最好需要一个桔子实物。或者坐在阳台望着眼前的这株银杏树木，只要时间足够长久，说不定会有一个鸟儿跳到树枝上。这些都是清晰的日常动作，没有任何欺骗性。

只是引导一个人仔细看着一个画面、图像或风景的又是些什么呢。仿佛产生出一种做出总结的愿望是因为他以为看到了纯粹的整体。但这算不上是阅读。

## 静物

我望着这一部电风扇，（假设它是一座神仙）笼统望着。

就这件事而言，我的用途是什么？

我困扰我。

同时又被直接说出，我

## 球拍

就像不动与自由。秋天与尼姑，一副网球拍与鹤，大势招展与卢照邻的延宕或一部红色打火机立在桌上。一对无敌风火轮与黑人（忠诚但不绝对），颓废与书生的沉思，以及7与必然有限音乐声舒缓，升天有序。天空为何如此湛蓝？天空只是空荡，空。一部滚筒洗衣机！且祖国与什么国？我没有疑问。毕竟也没有任何获得。我把一根手指点在空气中，以表达一种想念，那些去虎山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而丈夫还在雾中行走，丈夫与花招。写作不再带来诚实，和尚们远去。1986年，鸟停在一根树枝上。我走过去，它没飞开去，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对调。我对岛屿尤其陌生

## 支流

进入一个无头苍蝇脑壳后，我落脚在  
委内瑞拉随便一条什么街上。此时阳光通透，  
大堆钞票纸垃圾与秋季落叶混在一块儿，  
到处都是。有一种超前的散文化质感，以及死结  
以及我那对绿幽幽的翅膀反射着轻盈光芒  
我感到些许温暖。哪儿也不想去，也懒得脱离这个载体  
我飞去那部交通灯，就停在那儿不动。也不生闷气  
直到看见一个人从车上走下来，她捧着当地  
一本乡绅杂志，边看，边往不远处的支流走去。

##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有趣

此时，情感为零  
也要制造出一种秋季的思绪，  
阴雨天。理论  
上升为直觉。  
一个蹉跎中的初级佛陀再次踏入一场修行  
就好像那里是一条河、道路、一场戏文以及  
类似的乡村景物。修辞总归不可避免  
神识呢？似乎也不大稳定  
天空移动，一头蝠鲞潜伏在水底（长期并艰苦地）  
尼姑们在风中发抖，鸟群又不知所踪，虎  
虎？虎偶尔，（这才十月！）实属一种非正常语言现象  
好在那个捧眼仍在始终在台上保持沉默，因为  
这就是自然。良心震撼、虚寂与始终  
诸如此类。云云还是下楼去取个快递罢，接一会地气，  
感受温暖晃动……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见得有多有趣

## 野鸡

而不是像此刻这般颓势，在一个下午  
14:23 分，单脚静立（在一个历史遗留的地雷上）  
而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以上姿势  
可这又是何苦呢。  
谁都知道，通知不会来了

## 大象

在某处缓慢走着  
既不是一群，也不像单独的一头  
只是大象。沉闷，  
我现在一个夜晚在一起我们  
而不在那儿

## 致残酷仙人掌

没有去过乌拉圭。猫坐在椅子上，中午  
“我爱你，但我选择黑暗。”怪物（首先是混沌）  
的秩序：反人类已经过气了。接送卡。红：  
一个黑字。旧社会是什么颜色？已经很久没有算命了  
增加了吗？它。它又是什么？影片同时也表达了  
苦难的重要性，以及恐惧作为一种统治手段  
恍惚中抵达月底（这十月）。是的，《东林党的没落》  
还不如《鳀鸟的俯冲》（我会去写的！）我在想  
顺便大方向望着屋顶上的水塔，肉身被地心吸附而沉重  
鹤，会议还讨论了其它事项（2）。1986年，远去  
在时空惯性中螺旋式爆炸。这是好的  
她们烧香去了。反正，迟早是要火并的

## 葡萄

在一部电子秤的平静内部。  
而外部是银河系，它的脚踏板，  
浅蓝色的一种。在蓝中，  
一副图指向一串紫色葡萄（总共 11 个叠加）  
但没有重量。指针停在原处，  
秤内部十分安静。放松，每一种平衡  
仍是一种紧张，且工具。远离文学

## 第十二章

(有雨)

先摆上一个尼姑：暂且让她在雨里歇着。下雨，还在雨季里的雨，我想起画。一个正方形画框的物理边缘，一幅画（假设是一根鸡肋）感到它在框架中还是挤。画这种东西！那么单单一根直线呢？比光线还细、亮的一根线，我感到越是努力去接近它的直，越难。这些都是感觉。虚头巴脑的，是盘旋在脑子里无法分类落实的生物电信号想必。诗，稍后我又想起从大的趋势来说，这一个颇为古怪的万能梗概，它的色彩在一点点褪去。已经有些年头了，我的忧虑（它同样是蓝色的），从没发生过爆炸，因为——我还是活的，处在永恒的蓝色生命状态中。这样一来，事迹就没完没了了了了。雨在下，这雨，尼姑是吧。

以及坐标。

## 霜降与诸君武穴行记二事

### (一)

幽黑的宾馆前台，挂钟，2:35分，伦敦时间  
三根失去事物意义的指针此刻都停着  
我们观察片刻，它们确实没动  
一种新的绝对产生，且永久性跳出了轮回

### (二)

夜里，忽然翻醒  
在笔记里记下：近处，清晰的少女，掉牙。  
觉得实在有些古怪  
在暗黑中听一会相声，睡去

## 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 .....

还有许多事物没有被命名  
当那半个水滴，沿着杯子外侧向下  
流动，另外同样的两个（什么？）则贴着不动  
不像是水分的一种，或雨滴  
它们不像是敌对关系：相互不存在干扰  
她想起森林里的一株树木，  
它与四周的树木相似，在树木的  
范围内，它安全。在一个动物（也许是一个麋鹿）  
路过它时，它以为那仍是风  
不可否认它在黑暗中。而这正是它的优势  
接受阳光照射的普遍命运使它感到  
暖和，假设一个鸟儿  
压在它最高的那个树杈上

## 关于历史这个词语

往“历史深处”反复丢进东西不是炸药  
倒数一头精神错乱的翠鸟或村支书（代理）的灰飞湮灭  
一个脱离数学方程的脑壳。是啊，一切都是自组织  
与哀伤与静静的无问道。漫着碎步去厨房烧一壶茶水  
苏联火山，当音乐缓缓升起，从星空的视角  
俯视一头刚果狐猴。十月，西方大跌，柴油发霉  
终身制的好处是什么？宇宙大于宇宙本身  
“把画卷再展开些！”一个命薄的乡镇企业家  
自言自语道，“洋务运动确乎还是粗糙了点。”  
而这正是复杂系统中的随机进程，而不是什么  
非线性。那也太简洁了。至于气候，我们就不多说了

## 一件消防装置

尽管它红色，它的作用  
仍只是被经过的人注意到并忽略  
就好像一首印在楼道上的  
中国古代诗歌，在逻辑以上  
完全不成立：那种图像始终处于失焦状态。  
但我们不会因此停止流淌（那需要改造  
而不是跳跃），因为一旦成为河水  
它便获取了连续的性质，  
相当于一部灭火器  
与非洲的叠加，在一个中午  
慌忙中冲到楼下。它是红色的，但愿  
我（大庙里的人）从不缺少火焰

## 如何制作一部电影

致世友

一个松鼠的西西弗斯式徒劳，冬季来临  
憾事在停顿中展开。光线穿透彩色窗玻璃  
进入屋子，一个闲适的猫跳到身上  
安慰竟来自这么小的一个动物，它们没有分别  
：有限且部分。离资本主义还很远，那么  
这个上午还剩下什么？喝完这杯咖啡，  
我们开始干活。电影没在讲述一个故事，它是奇迹  
而诗是另一种写作。简短，神经，归属于天才的事业  
它使得阶级与歧视得以形成，天然的人类分化为  
诗人与其它。鹅，门开着，无论它朝向哪儿

## 捉谜藏

没有人会消失，我们只是不见了  
游戏规定了可漫游的现实范围  
不能超过一个孩子的呼唤声。但我们不会回应  
躲在神秘的角落，成为一头隐形怪物  
世界因此单纯，假象（这是真的），那些  
童年的无聊将得以排泄。痛苦也是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只是等待一次审判到来  
在神圣的一刻，尽可能去发出一声怪叫



在没有鸟以前。

他们会说，那是一种风格。  
从自然中萃取得，他们每天  
反复咀嚼香蕉。早三根，  
暮时四根，与一个现代猴子无误  
而不认为实际上只是在保护指令集的完整、  
统一，穿着袜子。大隐于市的左派  
的报应提前化为乌有。这之后，  
这天的太阳才勉强升起

一个人站在窗前召唤  
过路的鸟儿，相约一起坠毁在游戏中  
这一个人正是他们中（尤其谨慎）的一个  
：比鹤大，又小于一朵云  
且不可全面预览。  
（《钠》）标题在运动中逐渐失去  
对一首诗的统摄，一副可观  
而不可咏叹的地理风貌缓慢残废般展开  
山峰倒立，溪流枯萎，大物立在对岸  
眺望那个提着理发箱的算命先生（他又迟到了）  
从机耕路尽头从雾气中走来。需要  
再确认一次吗？不要  
走进传统的共和：是的，  
这不符合我们的立场。亦或  
这个奇怪又美丽的实际，谁知道呢  
没人知道巨石被堆垒在废墟中  
是为了什么，而周围是城市。  
但一些规矩仍不曾改变，那便是  
对写下的一句话语所处的场景

具有清澈的认知，它是一种应用手段  
同时，不要忘了带上钥匙！  
我不得不去附近公园  
踱步，与近似尼姑的人  
擦身而过，下午。  
一个人枯坐着，在一条凳子上空  
相当于在免费修真——而这是不允许的。  
就好像刀锋划过指甲，身心  
沐浴在一种亚洲特有的  
疾病中就好像世界由两个地方组成，  
本土与中心（不在这里：这里！）  
接引我的凤凰鸟问道，去哪儿？  
这里。我说，写作者不负责  
解释而一头蝠鲞望着它的排泄物在海水中  
荡漾开去。就这样，它丢下一些词给我，  
我没用。与虚构的凤凰比，它离鸟儿  
要更近一些，更无稽  
但这是它的错吗，从一个大火焰  
穿行而来，几千年了它的结构

仍那么完美  
火气却大不如以前  
它让我想起：在没有鸟以前——  
在没有鸟以前，就算恐惧也是抽象的  
而类人已是文明、风与诅咒的产物，  
头顶上需要时不时排出一点污气  
方能保证演化的稳定与持续，以及消灭  
偶然性等等，诸如此类它们被设定了  
的意识触发模式的目的是去经历永恒的变化。  
而变化严肃，没有情感、色彩  
无论在充满愿景的奴隶制  
还是倒霉旧社会，大而化之，他们  
发明这类终极哲学说到底，  
又有什么鸟用呢。它们  
指向缥缈。而不是一个摆在桌上的桔子  
以此类推一根吸收大地苍茫气息的葱管无疑也是。  
是饿，让物种变得聪明。这是定理  
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仍旧充分  
这时天空仿佛开裂，一头鸟（它突然出现，

如鸟般)降临，附着在这一似曾相识的  
环境中。有什么好处吗？  
局部来说，没有。

一个桔子在城市中摇晃，总路线  
正确，轨迹繁复。它的停顿（相对于惚）  
无法统计，它在秋季的一个清晨从树上脱落  
他们听见这个声音，但转身就走开了  
进入新的移动。有时，端着一个黑杯子  
（不知道为什么）脑壳中央的思想同样乌黑，  
他们悟到什么没。湖面上，鸟声明亮  
运动在扩大化，对岸篝火已升起  
它是这个时代最高指示：  
持续移动。不会爆炸，他们唯有消停、物化，  
但他们不是主语。在偏离时空轨道的当代史中  
表现出对颓废的偏好与不屑，一种综合感受  
从脚底板上升，抵达胃部，翻滚，涌进  
喉管，转化为晦气被最终呼出，回到自然  
难道他们不知道，人是球状的吗。

是一种事后总结与没有重点，且从字面意义上也无须深入，他们说，一株树木立在路边，一个（怀孕的）女人躲在树下避雨也数钱这能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两个非同类动作，它们不分前后有的只是放弃：所以，它的对象又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它不是随便一个画面可以解决。它牢固，仿佛无情波动。（妻子这时已出门去了，换一首音乐，也不见得方法有效但至少做到了不再对称、并置）沿着事物的斜对面望去，我们能发现它。但——我们还是不要去讨论那些空洞而泛滥的精神状态，过于浪漫，既然是在没有鸟以前。是移动，矢量化的位移照顾着一切，而不是什么供需关系、爱与唯一：这些大可忽略。天气在回暖，很奇怪不是么。这会儿已是理论上的冬天鸟，（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此提出疑问）它不会再出现了，但愿。也不是

鸟毕竟自身携带光亮、点缀，也在推动进步  
虽然它，并不是鸟。

因为，实在也是不能是的，鸟

过于想法、否定、对砍、忽、

强制，插入乃至随意，并不是科学的事物

这都什么时候啦（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三日），这鸟更不是自身的隐喻

出于移动的必要性，我们暂时让它稳稳停在空中

（必然空荡）

从情感上说，那也是它熟悉的位置

而它，它是钥匙（一串钥匙丢在桌上，

当中有一个德克萨斯地图挂扣，孤星）。

朴素的说法，它是久旱逢甘霖，

是最后的句式。（注意！它不是仪式

它在没有鸟以前就已发生，且可被理解。）

就在一天，一个时刻，一个微弱的移动被唤醒

一个果实从树杈上掉落，

他们应声追过去了

却没看见什么。“妈的，一定是哪里错了。”

其中一个人说道（自己对自己）  
她不知道，充其量这只是一个结果  
当她抬起头，看见鸟停在空中（历史上，  
正是鸟的出现，天空才突然成立。）  
她昏厥过去，  
溢出现场。她不再获得经验，  
因为失去了动作。  
视野再次消失，它缺失什么了吗？  
在鸟的反面我们没法看见，  
悬置于虚空的神明还没来得及附体  
忘了通灵的能力，我们被平面化被归为性质  
相似的同类，（这太粗糙）任意一个我们  
被注入分量不一的真气，有些还是次品、糟粕  
能用就行。俗话说，谁反对，  
谁跟他们就是一伙的。  
当然我不包括在我们内，甚至边缘都算不上  
我通常只与鸟同行，但鸟，我也不是  
要强调的始终是“在没有鸟以前”：那里荒芜  
也纯净，佛师弹着指头，没有概率事件……

而这是不可能的。与实际（一定明晃）  
相对应的一种不可能。但它  
也没有妨碍我的左膝盖骨在这个上午  
持续发痛，我仿佛感到黑（另一种）与深入  
（只是深入）。不知道，这黑只是全面，  
仿佛鸟也在其中，但又无从观察  
（我没在移动）更何况还要顾及它的形状  
它不是黑。黑完全可被一次性定义，  
没有信息与依靠，与压迫  
黑只有在黑中凭直觉移动。但我是那么极端，  
希望它静静地停在窗前，是明亮的  
那是它的原始面貌，错误与憾事交相辉映  
灵光，也保守。褪去辞藻，只覆盖着  
薄薄一层晚清的质感，晾干  
或打开它，关上，再打开（这也是移动！）  
倦怠后，让它重新抛入自然这个天然勒色桶中  
饮些水（没有听见敲门声），稍后  
去床上躺个回笼。那是回到鸟的反面的  
正确途径，冥想不算。技艺要求过高，

以及太功利 ..... 成为一个和尚的道路是如此艰难：  
在没有鸟以前，他们只能捡点露水、草籽。  
而其他人，在一群武装狒狒的恐吓下  
被迫埋掉篝火与回忆，往大海方向进发 .....  
“不要回头。”他们中一个哭丧道，  
“快些移动，守护住真气！”  
他们像事物那样移动着，四季翻来覆去变换  
鸟却仍没出现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这不应该呀。”她说并且说她还不知道  
也是，佛法是在很久以后才得以证实，  
在超级悔悟中迸溅出的灵感。  
它有物质的重量吗？  
它轻。仅存于理论上的假设，  
它必定轻松。三个它，要是不分彼此  
、矛盾与冲突，它便是它的扩展，而它。我觉得  
已没必要去格外追究：它们就在那儿，不产生  
移动，它们不会抵达自身以外的任何地狱。  
不值得评价，它们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价值。我叹了一口气。它是蓝色的

回到下午，我把打开的窗再打开  
顺着鸟的可能来路我开始祈祷什么呢？我忘了内容  
看见的只有这个、那个不知道从哪儿  
堕落的事实：忽暗忽明，  
显然连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不，它不是蓝色  
一种高于我的意识的色彩，要么是  
要么全不是，两者必居其一。它也没有任务  
也不解放全人类，它移动迟缓  
在乌漆嘛黑的自由中移动它仿佛掉毛的  
    鸟儿怎么可能不迟疑呢  
    如同一场语气它仿佛同样的大雾漫过山顶  
远远望去那庙已完全不见，比如。  
在担心什么？它在移动，却没有动作  
这时，他们听见了。  
（那么它究竟是蓝色，  
还是实际上只是一种黑？没有人在乎这个）  
当鸟从头顶飞过，他们（中的一个）  
看着这个动作。一、不认识

二、那是什么？鸟吗。  
她从没经历过这种可能性，它  
（不是鸟）让她忽然感到他们是地上的杂食动物  
一股悲怆由此而生，他们继续前行 ...  
... 不断被抛弃在自己的身后。  
由此可见，在没有鸟以前，鸟是  
不愿也不可以被认识。同理，收拢羽翅、爪、  
脑壳，如数还原后，鸟又回去那黑中停着  
除非特殊情况下的召唤（哪怕怨恨），  
它都宁愿消失。我始终理解它的这个行为模式  
因为我也是。所以我说，它蓝色  
（不是对黑的反动）并不是在说鸟、  
一个烧着的火焰或它的飞轨  
这些都太旧（对于诗）  
它，假设就是蓝色  
而不再是平衡、至简、酷，它势必在焦虑中  
诞生，而不是激情与预言以及这会儿我们说到哪儿了？  
是它保护着我们走向毁灭。  
（这不重要）但他们听见没有？

没有，没有。反倒是他们中的一个，  
她回过头，说，“算了罢。”  
“反正前苏联是回不去了。”她又心不在焉道  
我顿时感到放松。而有时，我会从桌上  
拿起一个杯子。拿起后，停在半空，不动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到了封禅的季节的缘故  
在可感的历史（这已是我使用过的  
最大的词汇，而它是蓝色的。）  
进程中我体会着这种日常恍惚中的粗劣  
修身养性与审美与尽管不能去说出但还是  
把它拿来分行。

虽然这并非我的义务，但却是命。

“你是对的。”我不无遗憾

对她说，“规矩是人定的，而鸟  
通常只起到提鲜的作用。”

“是吗，我是尼姑，

不是人。”她生气了，她是一部云梯。

我没说话。这根本不是在对话

当必然性坍塌成为陈旧往事，我至今还会

时不时在阴雨天想起她，并长久念想。乃至于  
固化成为一种传统形象：她穿着一席黑色长袍，  
脑壳上方染着一头浅蓝色短发，  
胸口冒着热气。绚烂的异类，整体上  
总感觉有些曝光过度，而逻辑上，  
她不会比我消失得还快。她不在那儿！  
在没有鸟以前，一切都在失控  
或开放中，就好像一件工具  
（比如一把锤子）回到过去去打造  
这一件工具。它可以做到  
那么，色彩与移动它都不是  
而是莫须有的命驱使着万物走向必然的  
失败、枯萎，不及以及及与虚头巴脑的对接  
这样就可以。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  
从它出发，便可进入历史的（蓝色的）  
无知盛况而不会实际损失什么，一切皆活法使然  
是东方的（非分析），也笼统（远离理性）。  
约等于接受一种年久失修的放弃诸如此类云云  
似乎我们走得实在有些偏了，以及冒进

问题是，驾驶它（的理由是什么？）的方法  
我已熟练。在长久即兴练习中  
完全遗失了参照物只可是，  
这又能怨谁呢？我处理的命题一向因无人  
管理而长满野草（《国语·周语下》：  
“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同时  
对伦理学也没大的兴致也不反感（至少，  
在理念中）那种移动：我想，这是一个强行的想象。  
就像有时兵荒马乱的，我推开一扇窗  
以为外面会看见一个山但是没有。是一个  
尼姑正好坐在树下发信号。或一个散架马匹  
而这还算好的（只要有好的光线）  
大部分的时候我看见的只是一些外面：  
没有厚度与情节的茫茫外面。妈的，这与  
在没有鸟以前有什么两样，我（并且又是如此  
密集）没有叹气。我明白它不是无限的  
但也不能说出发时它就已经到达，那太文学  
一个鸟射入空中，一个精确的意见  
（代表脱离低级趣味的劳苦人民）得到反馈：

远离写作的虚妄！它说，  
不要成为高傲的鸟类。  
我记得这种来自山谷的回声，1986年以后  
（甚至在特殊困难时期），我对鸟群  
始终保持应有的距离。虽然在反复变化：  
它的形状、移动，阴谋以及虚实结合的框架  
无论是怎样的，我只是穿过它们，  
在正常思维范围内。而这并非我们  
现阶段要深入的主题：去批判一种实际。  
否则事情就会没完没了放大，趋近假、大  
、虚耗、无效。虽然强攻不免也是徒劳  
也许这就是答案？近中午，我离开这把椅子  
走去厨房烧水，一种惯性仿佛（不确定但单一）  
轻而易举把我击晕过去。我停下，  
在客厅的镜子前，仿佛我不再连续  
而是有什么断开了。一种迟疑我望着那一个虚像，  
它看着像是一个完满的一。它不移动  
我（对它来说，另一个光线反射图集）镇压，  
它也不反抗。我们就这样处于一种

无法撼动的分裂空间态中，如同  
一对白痴般美好。它已接近  
一头鸟与在没有鸟以前，但也  
只是接近。因为没了宝贵的移动，也就  
没了随之而来的递进。但，它仍不失为  
一种闭合疗法：合理合法，有那么  
一点儿苦涩也自洽，它。  
为什么会这样？它是这样的  
拒绝互动，但也不会过度包装，大晴天  
鸟作为一个符号停在那儿：在一根树杈上，  
（冬季，树叶掉光了，能量落回地面。）  
低垂着鸟头，腐败，精神几近脱落而又  
虚指全部浪花。从来没有这样过。它的装饰性  
已超越当地的语境，成为严格意义上  
的反面教材。不，鸟不严格  
（虎才是），它只是严肃。而这  
正是它进入成熟的标志  
远离解构（破坏）与娱乐、孤独与社会秩序，  
回到自身的难以琢磨中。它会大彻悟吗？

全凭运气。以及反馈回路是否通畅  
对生老病死这类非受迫性概念的理解是否完善  
一头新时代的鸟儿而不是拖拉机，我们  
又去担心它的表演作什么呢。舞，舞、舞！  
通过散布在它肢体四周的绝对动作（：静止）  
与未来（反之，即对现实的担忧）交通，  
以获取存在的物理美。可，是的。事到如今  
我不再有兴趣去重新定义每一个词  
与它的用法，我又不是大熊星座：那又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他们说，就好像在没有鸟  
以前，鸟也没有神秘：谈到这里，我顺便  
插一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4）。  
谁是先来的？（它就一定  
值得表扬吗）又是谁指挥一切  
这些统统已不成为写作上的问题。一句话，  
在静而空荡的天空下，鸟（停在树杈上）  
与鸟（稳稳停在半空，这会儿，我望过去……）  
不构成悖论。要注意的仍是它细微  
但丰富的移动，在时不时闪烁中

要知道每一次移动都是年轻的，且可测量  
冒着浅蓝色烟雾，匆匆忙忙路过一间印刷厂  
问他去哪儿、东西带了吗？他也不回头  
反斥道：鸟，不要跟人说话！  
如此这般，一如既往往历史（六日，下雪了）  
最深处移动，那根拖在身后的尾巴造成的实线  
与脚印一同被初雪掩盖。从鸟的视线，它是  
那么轻盈，仿佛屁，又仿佛抒情  
伴随音乐摧枯拉朽升起，迪伦，  
又一个上午即将过去（这是不对的）而我们  
捕获了什么。我们甚至老早就登顶在了  
关公那个巨型膝盖上，我们（至少包括我  
与鸟：不是鹅，详见拙作《鹅》）的韬晦术  
毕竟也不是全能的，仅够安慰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执迷于回到  
没有鸟以前的终极原因：让大鹏、  
鸿鹄，乃至鷦 [k ū n] 鸡这类祥瑞发神经去吧  
它们连客体都算不上，只是一点民族象征  
而我们说，一头燕雀必定是鸟。12:31，中午

饿了就要吃饭。吃饱后，很快又会饿  
就这么一个循环论证，一个局部的经过  
简化的形状，我们不在它内部就在边界移动  
远离核心牵引（那是个无底洞），  
但总归无法逃逸：不是电子，但我们蓝色  
也适当。明白，她说。与鸟比，  
下雪也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这时，我又去望向窗外那个树杈，是的

鸟是怎么运作的？这其中，长正是对短的消解  
而不是延伸，绕行而不是极大化。  
语句停顿不再是为了产生思想，而是为了  
更好的逃离（我们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种现象中），这些  
在《做鸟的方法》里也曾阐释过  
那会儿，时代乌漆嘛黑的，鸟在鸟语里乱飞  
却也飞得舒畅，不知所云但那  
又怎样呢？总好过当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风气  
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它们都太现成  
以鸟的性格，它不见得愿意更何况

它是鸟吗？时代烧得太迅速，  
对鸟的认知也因人而异：从大的道理讲，  
我们仿佛在追求一种似而不同  
落到实际中，有人却径直逛进了庙中  
那些健壮的尼姑们，唉，不说了。  
要处理的事件几乎没有，一个下午：  
在光线中躺着，裤子，看会儿贝克特或者  
思念谁？总体原则是不要去影响这个  
（难道还有别的？）世道。鸟也是  
不动是它的一般性领悟（终极是消失，  
或没有来。如雨露泡影，亦如通用闪电：须臾，  
但仍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有的律动且无需  
大规模去广泛辩证，追尾，碳排放、林冲、英语学习  
、应对气候变化、蝠鲞与电鳐、摔坏了怎么办？  
忧伤样板戏、瀑布、泥石流下、朗朗睡去……）然而天空，  
它为什么（有）这么空？它有时自言自语  
就好像空，自古以来是一个计量单位  
对于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感叹：鸟飞在空中  
飞让鸟成为动作的一部分，也是飞

使鸟可信。可是空，实在超出了  
它的理解范围。空不是无。不是空荡与  
曾经有过，这会儿却不见了（对于诗，  
空发生在一个语句与另一个语句的空隙中：  
约等于什么都没说但还是说了）  
而回到鸟，它被包围了。被文化，  
转而又成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  
真的否定他们说，这空很空，不是一般的空  
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在没有鸟以前。  
即使在鸟广泛出现以后，我们仍能看见  
这种痕迹。它隐秘，在明亮处  
暗黑，但总会给人以希望  
只要盯着这一支竖在桌上的一次性火机，反复看  
它就在那儿！以一种倒退式的移动不停往前  
不是浪花翻滚，闹革命还是没事儿独自去湖底沉着  
归结到根本上，它是统治。形似钵，  
味觉寡淡，神经紊乱而尤其敏感，无处不在  
又不在任何地方。当鸟飞过后，  
它（真的很难说清楚它是什么？

我认为它像语言的某种可能性)只是  
轻轻晃荡一下,连基本的情感也懒得虚构  
“那怎么办呢?”他们其中一个(体温正常)  
说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  
“这是你的事儿。”鸟警告说,  
“再说了,我又不是鸟!”后续又随便  
晃点了几句,说什么那去找庞德试试呗还有  
天快黑了,去把灯炮打开。  
说完,它又后悔了。自己飞去傍晚的空中  
老实停着,反者道之动,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伤心时它知道这些伤心会被永久收藏起来  
不像光线、道士、一个涉水的鹤这些  
(无非一些虚词)用完也就丢了  
可它是怎么知道那可感知的正在那儿的東西  
是伤心呢?不要说存在先于本质这种废话,  
它不想知道。宁愿一直处于困苦思维的  
叠加态中,保持强度:它们不可治愈、

翻译，只有移动，反复移动！在又一次经过寺庙  
（庙门关着），剥开那个抓在手上的桔子  
它会来吗？她想，他一定是病了。他是鸟，有时  
有时又不是鸟。鸟，鸟在进化道路上不外乎  
也是迷人的废品的一种而不是一个术语  
而在自毁性方面，鸟（何苦呢）  
往往要大于普通飞禽（由分类造成的痛苦）  
它最好被排除在所有诗歌题材以外，在稳定  
压倒一切的乐曲中自然而悠然升天去  
妈的就像被安排好了的一样，扶摇。  
但又不是回到“在没有鸟以前”，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说的始终是它。反映在历史（5）  
表象中，它阶级优势明显。壮丽，也乱射  
利于挥发、沉思，达成自我原谅与终究不值两毛钱  
估摸它的面积！又清晨，坐在窗前  
等它再次重复降临。我试探了，光线  
在一点点到达，大象（单数）在丛林中  
缓慢、移动：两者都是它的目的。二十年前，  
我住在附近一间低矮闷热的出租屋里写作

衰老自此开始。与各式各样的动物  
纠缠在一起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可我并非主动的一方。尤其鸟，它暴躁、  
频繁，但我偏爱它的简洁，方便回忆  
当我需要反思，它从没让我失望  
它是什么呢？我有时在一个星期五我疑惑，  
无法代入，它也不在我心中。  
它有时从不知道哪儿不速而至就这样  
突然闪现在窗前，无纪律  
无组织，视规矩为无物，仿佛  
一头披着光线的恐怖分子它停着  
不动。这是它的权力，黑亮的背面  
朝着我而把控方向的尾羽掉了一大半  
习惯就好，我想（关系总是低级的），  
与鸟也不例外。我们相互不欠，  
最好不要发生感情。是的以它：那比天空  
还要空荡的悟性，它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我们独自完成。  
在系统的保护下，去迎接那个

与生俱来不可撤销的结果：它会来  
在一群鸽子鸟快速掠过窗前在一场类似  
童年的大雪中有一个雪花它不在这里  
我不知道。它使我沉重，时而  
充盈，它偶然吗？  
那也是因为我失算  
但我，再也不会去举起一只手  
(右手)，牢牢举在空中：  
这时，一个声音说，  
“麻烦再来两个庞德  
(plus2pounds.com)！”

接着他们便跳出鱼缸出现在了这里  
一副冬日劲装打扮他们中的一个大概已还了俗  
象征性透露出一点超凡表情，嘴里一个劲  
吐着泡沫，两片胸脯几乎快垂到脚指头。  
“是吗？移动！”我打了个响指，“猪油渣，  
这里不是这里，来错地方啦。”  
说完，我断开它们

从轮回波动中返回实际的明亮：  
它更强烈（光线）与集中（那些窗外的事物）  
当它远，再远，也在目之所及以内  
而不像在没有鸟以前（关公保佑，  
那儿就连写作也无法进入，更别说鸟。）  
冬天，一个鸟停在洞中不动  
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洞温暖  
也许它累了，在进一步深入的道路上  
它在休息。也许不是  
它那么宿命就好像鸟本身来自  
洞：那是归宿、道路、世上的光诸如此类  
而鸟，鸟只是工具，是从自身上  
取下的一根肋骨与最多最多，  
一点可有可无乏善可陈的抒情添头  
不知道。当一事物过渡到另一事物  
它便被称之为移动  
（而不是理论，一种倒置）是移动  
最终解放了鸟，从一件静物分离出来  
恍入生命的变幻：它漫长吗？绕亦或即逝

统统不是。在的时候它永远在——那儿  
当它不小心消亡，它丢失了形式  
没有人记得，只留下  
鸟之于飞这一动作的有限印象  
而这是真实的。有过，正是借助于  
一切感受不到真实的境况，我们才感受到真实  
鸟（虚垮，但不可能例外）也是，它的特殊  
（唯一）性仍始终一直是简洁、  
枯燥，忽与说到底还是（我个人的问题）  
念旧。然而我也明白，鸟  
并没有始终，即便它就这样停在洞中，  
如同中心、道，弥漫如诗意还是一  
股密闭的气，但，怎么说呢  
开放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就这么回事  
当我们知道它的用法，便知道了  
它的全部事实。而不要抱有任何希望——  
那是尼姑手上的那根自燃火柴，玩笑来的  
——历史不会倒退（非移动），  
它只负责袅袅上升！

即算默认为一头深处洞中的鸟，  
也不可始终沉默着。那是什么呢？  
它忽然动了一下，不是鸟  
动完一下后，它又安静如初  
它在自动，鸟想。一种危险正在临近  
鸟小心注意着附近：黑魆魆的，伴随着  
一些热烈的能量在无序涌动：  
由远及近，由空泛到实际：  
一种自发的情绪在不间断酝酿，  
汇聚到鸟的表面以及内部，如大难降临  
它在动！在形成。它那么原始、痛苦、  
扭曲。上升！上升！它在反复推动  
它仿佛，鸟想，它就要漫过那雾气笼罩的山顶  
又仿佛那儿是一间宇宙大庙\*：  
一尊面目不详的金身菩萨端坐在庙中央，  
目光里那慈祥同样包含大量厌世  
与憎恨、无聊与混乱。是吗？  
它们对话。  
“我们到哪儿了？”鸟说。

\* 见《大庙》p.84

“这里。”菩萨说。

“这里是哪里？”

“不知道，这里。”“飞罢。”菩萨说。

鸟这时叹了口气

在昏过去以前及时射出洞口

滑入那无尽蓝色空荡中。它自由了，

舒畅与失落如同一个短语。是吗？

有这样的時候，它是生而为鸟的特权

其等级远远超过一场杰出大雪的茫然若失

（要知道，这才十一月！）站在旁边我

望着它逐渐失去韵律而没有同情

一件事只能以它实际发生的样子存在

呜呼哉，这鸟用完了吗？

没有。它还硬挺着

垂直于平原像一个佛头那样立在

光线中，那悲情英雄般的影子起先

约有三十里路那么长。之后，不断变形、

延伸，交叉穿过自身直到回到鸟的脚爪下

复又顺着鸟腿攀附而上，缠绕

最后完全困住了鸟：我们无从知道那种力度  
整个过程如噩梦般没有事先计划  
而《鸟史》（不同于鸟类演化史）上又说  
鸟的世界观里其实并没有梦这类事物：  
天空与大地也不曾分裂，而海只是在水分中  
添加了成吨成吨的盐他们这样说，  
“也许在到来以前，它们提早放弃了  
这一视角。”只是为什么呢？除了避免麻烦  
凡事都有缘由。也是这个缘由构成了鸟的统一与密码  
而因为我们平时离鸟远，不在它  
（鸟与鸟不同）内部（这也不一定）  
我们终归无从获得。哪怕组成它的元素  
与形构与气息无疑也是毛糙的  
好在推理的光辉照射着我们，使它们  
在黑中仍能被辨识。这就足够了  
一旦被认识，它们便周而复始开始了移动  
否则，在晴而空荡的空中（事已至此，这就是原因）  
一个鸟为何不厌其烦停在那儿  
孤单、不动，决绝也不像别的鸟说飞开，

它也就飞开了。一点儿也不讲究  
工作方法与照顾我们人的感受  
难道那就是它的光荣与梦想或任性吗：  
可是，一把喷火枪又能当多少钱呢？  
“把排风扇打开！”有什么在暗处发令道  
不知道是谁，以及对谁但它一定  
不是叙述者他正在接上一根新的烟雾呢  
就好像一切都可以接上。瞧，在一句话之后  
或在这之前都行。接上。就像是在一根可以不停  
延长的绳子上一个一个地打上死结  
每一个结口都绑着一个鸟脚，用来存储  
鸟的历史事件：空牢牢的，鸟有鸟的事件（。 / ? ）  
我们知道，当鸟突然成为鸟以后  
它就不再有选择。鸟注定。它更多用来观赏  
而不是朗诵，想象或只是对着它发呆  
感叹古往今来有过那么多鸟而鸟只有一种：  
为了言说的便利，下午，它又顺利回到  
我的窗前。没有埋怨（这是  
制度性的缘故）不是朋友

也非敌人，只是平淡  
那就是它的样子。趁烟雾迟迟没散去，  
它还是回到了自身的烂摊子中  
(是过程，也是动作)  
而不可能是，在没有鸟以前。

## 20 世纪美国诗歌史

在上颌第二磨牙脱落两个钟头后感觉牙床  
开始隐隐在发痛。我去吃了几个花生，  
喝了点热水。这不起作用，这太古怪了  
仿佛身体里少了一样什么东西而我  
仍是完整的，我，是吗？我想到衰老还有别的。  
我想我就是这么被掉出来的，从另一个身体里  
从此接受光照，一些欢乐或日常性困苦但  
这会儿我只是望着摆在字母键K  
上的这个牙齿：放大一百万倍的话它会  
像一件巨型的什么呢。它不像是一个会独自  
存在的东西，尽管已经有些年头了，它的顽固  
昨天我把长诗《在没有鸟以前。》它有足足 600 行！  
发在“瀑布”上，没啥响动而它是我的顶峰我知道  
在如此杂七杂八的美国现代作家中我是  
如此喜欢特德和弗兰克，以至于此刻我想去  
喝罐百事，但冰箱里没有备的。

当然庞德也不错，他的本意是“弹簧加两磅”  
阿什贝利也是。他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以另外的方式  
他们还活着，在一个阴天下午  
我小心揣着 K，下楼去买烟。它会，但我无法  
预测在什么时候丢失。它会丢失。也许用不了  
多久（等疫情稳定），我要去成都看望杨黎  
愿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如同保佑美国

## 十一月二十七日与东林长河垂钓归作

杜拾遗在当时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  
我们的灾难。为什么写诗（那是他家的事）  
以及为了吃顿饱饭在壮游途中的劳累  
我们钓鱼，思想比它们繁杂

它们先到达了那里：有一个词，历史。  
但它们不是一种窝料，它们有自身的规律  
在季节变换中我们已经学会应对的方法  
去写，而不是等着朝廷来召唤。以往年的经验  
冬天到来后，江河里主要是一些年轻的餐鲦

## 排版

——代跋

每次，给自己的诗集排版  
总感觉像是  
在给它们送葬：  
整支大部队就我一个人（抱着鹅），音乐  
摧枯拉朽，世道风和日丽  
时不时也点燃一个炮仗  
散淡中，望着它升天，炸开。





